

四庫全書薈要

• 乾隆御覽本

史部

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二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唐紀八

起柔兆閭茂九月盡著雍困敦七月凡二年

高祖神堯大聖光孝皇帝下之下

武德九年九月突厥頡利獻馬三千匹羊萬口上不受

自是年八月甲子以後凡稱上者皆太宗也厥九勿翻

但詔歸所掠中國戶口徵

溫彥博還朝

彥博沒于突厥見上卷八年朝直遙翻

丁未上引諸衛將卒

習射於顯德殿庭

是年八月上即位於東宮顯德殿是後常御之將即亮翻下同諭之

曰戎狄侵盜自古有之患在邊境少安則人主逸遊忘

戰

少始紹翻下同

是以寇來莫之能禦今朕不使汝曹穿池築

苑專習弓矢居閑無事則為汝師突厥入寇則為汝將

庶幾中國之民可以少安乎

將即亮翻幾居希翻少始紹翻

於是日引

數百人教射於殿庭上親臨試中多者賞以弓刀帛其

將帥亦加上考

唐考功之法上中下各分三等中多之中竹仲翻帥所類翻

羣臣多

諫曰於律以兵刃至御在所者絞今使卑碎之人張弓

挾矢於軒陛之側陛下親在其間萬一有狂夫竊發出

於不意非所以重社稷也韓州刺史封同人詐乘驛馬

入朝切諫

唐舊志武德三年分同州之河西韓城郃陽置西韓州又于陝州界置南韓州封同人當

是自韓城乘驛入朝也

上皆不聽曰王者視四海如一家封域之

內皆朕赤子朕一一推心置其腹中奈何宿衛之士亦

加猜忌乎由是人思自勵數年之間悉為精銳上嘗言

吾自少經畧四方頗知用兵之要

少詩照翻

每觀敵陳則知

其彊弱

陳讀曰陣下其陳同

常以吾弱當其彊彊當其弱彼乘吾

弱逐奔不過數十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陳後反擊之  
無不潰敗所以取勝多在此也 已酉上面定勳臣長

孫無忌等爵邑

長知兩翻

命陳叔達於殿下唱名示之且曰

朕敍卿等勳賞或未當宜各自言

當丁浪翻

於是諸將爭功

紛紛不已

將即亮翻

淮安王神通曰臣舉兵闕西首應義旗

事見一百八十四卷

隋恭帝義寧元年 今房玄齡杜如晦等專弄刀筆功

居臣上臣竊不服上曰義旗初起叔父雖首唱舉兵蓋

亦自營脫禍及竇建德吞噬山東叔父全軍覆沒

事見一百

八十七卷  
武德二年劉黑闥再合餘燼叔父望風奔北

事見一百八十九卷

四年  
玄齡等運籌帷幄坐安社稷論功行賞固宜居叔父

之先叔父國之至親朕誠無所愛但不可以私恩濫與

勳臣同賞耳諸將乃相謂曰陛下至公雖淮安王尚無

所私吾儕何敢不安其分遂皆悅服

儕士皆翻分扶問翻

房玄齡

嘗言秦府舊人未遷官者皆嗟怨曰吾屬奉事左右幾

何年矣今除官返出前官齊府人之後上曰王者至公

無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朕與卿輩日所衣食皆取諸民

者也故設官分職以為民也

偽為于翻

當擇賢才而用之豈

以新舊為先後哉必也新而賢舊而不肖安可捨新而取舊乎今不論其賢不肖而直言嗟怨豈為政之體乎

詔民間不得妄立妖祠

妖於驕翻

自非卜筮正術其餘雜

占悉從禁絕

上於弘文殿聚四部書二十餘萬卷

歐陽

修曰歷代盛衰文章興時高下然其變態百出不可窮極何其多也自漢以來史官列其名氏篇第以為六藝七畧至唐始分為四類曰經史子集以甲乙丙丁為次謂之四庫書亦曰四部書

置弘文館於

殿側

唐會要武德四年於門下省置修文館至九年三月改為弘文館至其年九月太宗即位於弘文殿

聚四部書二十餘萬卷於殿側置弘文館貞觀三年移於納義門西按閣本太極宮國弘文館在門下有東而不載弘大殿納義門在嘉德門之西蓋即精選天下文我朝之崇大館也因避宣祖諱改弘為崇

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蔡允恭蕭德言等

以本官兼學士令更日宿直聽朝之隙引入內殿講論

前言往行商榷政事或至夜分乃罷

唐太宗以武定禍亂出入行間與之

俱者皆西北驍武之士至天下既定精選弘文館學士日夕與之議論商榷者皆東南儒生也然則欲守成者捨儒何以哉更工衡翻朝直又取三品已上子孫充弘遙翻行下孟翻權乾岳翻

文館學生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詔追封故太



子建成為息王謚曰隱齊王元吉為刺王

息古國名謚法隱拂不成

曰隱不思忘愛曰刺暴戾無親曰刺謚神至翻刺盧達翻

以禮改葬葬日上哭之於

宜秋門甚哀

太極宮圖宜秋門在千秋殿之西百福門之東

魏徵王珪表請陪

送至墓所

考異曰高祖實錄建成元吉傳太宗踐阼改葬加謚太宗實錄及本紀皆不書葬月日

唯唐歷在此年十月貞觀政要此表在二年據此年七月魏徵為諫議大夫宣慰山東王珪亦未為黃門侍郎葬建成元吉恐在後但別無月日可附今且從唐歷上許之命官府舊僚皆送葬

癸亥立皇子中山王承乾為太子生八年矣

生於承乾殿因

以名庚辰初定功臣實封有差

唐爵九等一曰王食邑萬戶正一品二曰嗣王

郡王食邑五千戶從一品三曰國公食邑三千戶從一品四曰開國郡公食邑二千戶正二品五曰開國縣公食邑千五百戶從二品六曰開國縣侯食邑千戶從三品七曰開國縣伯食邑七百戶正四品上八曰開國縣子食邑五百戶正五品上九曰開國縣男食邑三百戶從五品上凡封戶三丁以上為率歲租三之一入于朝廷食實封者得真戶分食諸州

初蕭瑀薦封德彝於上皇上皇以為

中書令及上即位瑀為左僕射德彝為右僕射議事已

定德彝數反於上前

瑀音禹射寅謝翻數所角翻

由是有隙時房玄

齡杜如晦新用事皆踈瑀而親德彝

太宗初政之時以房杜之賢蕭瑀之

直而不相親乃親封德彝者蓋以瑀之踈直難與共事於危疑之時而封德彝之狡數不與之親密則不能得

其情也後之為相者其心無所權量但曰親君子遠小人未有能濟者也

瑀不能平遂上封

事論之

上時掌翻

辭指寥落由是忤旨

忤五故翻

會瑀與陳叔達

忿爭於上前庚辰瑀叔達皆坐不敬免官

考異曰舊傳太宗以玄

齡等功高由是忤旨廢於家俄拜少師復為左僕射坐與叔達忿爭免按實錄忿爭在作少師前今從之

甲申民部尚書裴矩奏民遭突厥暴踐者

厥九勿翻

請

戶給絹一匹上曰朕以誠信御下不欲虛有存恤之名

而無其實戶有大小豈得雷同給賜乎於是計口為率

初上皇欲彊宗室以鎮天下故皇再從三從弟

同曾祖為

再從兄弟同高祖為及兄弟之子雖童孺皆為王王者  
三從兄弟從才用翻

數十人

封宗室為郡王見一百九十卷五年

上從容問羣臣徧封宗子於

天下利乎

從十容翻

封德彝對曰前世唯皇子及兄弟乃為

王自餘非有大功無為王者上皇敦睦九族大封宗室

自兩漢以來未有如今之多者爵命既崇多給力役

力役

蓋防閭庶僕日直之類

恐非示天下以至公也上曰然朕為天子

所以養百姓也豈可勞百姓以養已之宗族乎十一月

庚寅降宗室郡王皆為縣公惟有功者數人不降丙

午上與羣臣論止盜或請重灋以禁之上哂之

笑不壞  
顏為哂

哂式  
忍翻

曰民之所以為盜者由賦繁役重官吏貪求飢寒

切身故不暇顧廉耻耳朕當去奢省費

去羌  
呂翻

輕徭薄賦

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為盜安用重灋邪

邪音

耶

自是數年之後海內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

野宿焉上又嘗謂侍臣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  
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故人君  
之患不自外來常由身出夫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

賦重則民愁民愁則國危國危則君喪矣

夫音扶喪  
息浪翻朕

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縱欲也

十二月己巳益州大都

督竇軌奏稱獠反

是年六月廢大行臺置大都督府是  
後分諸州都督府為上中下三等大

州都督從二品長史從三品司馬從四品中州都督正  
三品別駕正四品長史正五品上司馬正五品下州  
都督從三品別駕長史司馬  
亦皆遞降一品獠魯皓翻請發兵討之上曰獠依阻

山林時出鼠竊乃其常俗牧守苟能撫以恩信自然帥

服

守式又翻  
帥與率同安可輕動干戈漁獵其民比之禽獸豈為

民父母之意邪

邪音耶

竟不許

上謂裴寂曰比多上書

言事者

比毗至翻

朕皆粘之屋壁

粘女廉胡

得出入省覽每思治

道或深夜方寢公輩亦當恪勤職業副朕此意上厲精

求治數引魏徵入臥內訪以得失

省悉景翻治直吏翻數所角翻下者數同

徵知無不言上皆欣然嘉納上遣使點兵

使疏吏翻

封德彝

奏中男雖未十八其軀幹壯大者亦可并點

唐制民年十六為中

男十八始成丁二十一為丁充力役

上從之敕出魏徵固執以為不可不

肯署敕

按唐制中書舍人則署敕魏徵時為諫議大夫抑太宗亦使之連署邪

至於數四

上怒召而讓之曰中男壯大者乃姦民詐妄以避征役

取之何害而卿固執至此對曰夫兵在御之得其道不  
在衆多陛下取其壯健以道御之足以無敵於天下何  
必多取細弱以增虛數乎且陛下每云吾以誠信御天  
下欲使臣民皆無欺詐今即位未幾失信者數矣

幾居  
豈翻

數所  
角翻

上愕然曰朕何為失信對曰陛下初即位下詔云

逋負官物悉令蠲免

蠲主  
淵翻

有司以為負秦府國司者非

官物徵督如故陛下以秦王升為天子國司之物非官  
物而何又曰關中免二年租調關外給復一年既而繼



有敕云已役已輸者以來年為始散還之後方復更徵

調徙帛翻給復方目翻方復扶入翻下復點同言既散還其已輸之物而復徵之

百姓固已不

能無怪今既徵得物復點為兵何謂以來年為始乎又

陛下所與共治天下者在於守宰

治直之翻守式又翻

居常簡閱

咸以委之至於點兵獨疑其詐豈所謂以誠信為治乎

治直吏翻下同

上悅曰鄉者朕以卿固執疑卿不達政事今卿

論國家大體誠盡其精要夫號令不信則民不知所從

天下何由而治乎

夫音扶治直吏翻下同

朕過深矣乃不點中男

賜徵金甕一上聞景州錄事參軍張玄素名

景州漢平原郡高縣

地隋置弓高縣屬觀州唐平河北分弓高置景州上州錄事參軍從七品上掌勾稽省署抄目錄事掌受事發

辰東勾稽失

召見問以政道對曰隋主好自專庶務

好呼到翻不

任羣臣羣臣恐懼唯知稟受奉行而已莫之敢違以一

人之智決天下之務借使得失相半乖謬已多下諛上

蔽不亡何待陛下誠能謹擇羣臣而分任以事高拱穆

清而考其成敗以施刑賞何憂不治又臣觀隋末亂離

其欲爭天下者不過十餘人而已其餘皆保鄉黨全妻

子以待有道而歸之耳乃知百姓好亂者亦鮮但人主

不能安之耳

好呼到翻  
鮮息善翻

上善其言擢為侍御史前幽州

記室直中書省張蘊古上大寶箴

唐諸州無記室唯王國有記室參軍從六

品上蘊古蓋廬江王瑒督幽州時為記室也唐制資序未至以它官入省者為直上時掌翻

其畧曰

聖人受命極溺亨屯

屯涉倫翻

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

奉一人又曰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

治直之翻  
重直龍翻

彼

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

周禮膳夫珍用八物注云珍謂淳熬淳母炮豚炮牂持珍漬熬肝膋也淳之純翻母莫胡翻一音武由翻牂作

郎翻骨力彫翻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又曰勿沒沒而闇

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於未形雖黈纁塞耳而

聽於無聲

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纁充耳所以塞聽師古曰以黃綿為圓用兩組掛之於冕垂兩耳

旁示不外聽也黈纁他口翻塞是則翻

上嘉之賜以束帛

唐制凡賜十段其率絹三匹布三端

綿四屯若雜絲十段則絲布二匹紬二匹綾二匹縵四匹若賜蕃客錦絲率十段則錦一張綾二匹縵四匹綿四屯凡時服稱一具者全給之一副者減給之正冬之會稱賜束帛有差者五品已上五匹六品已下二匹命婦視其除大理丞大理丞正六品掌分判寺事上召傳奕賜之食

謂曰汝前所奏幾為吾禍

事見上卷是年然凡有天變六月幾居依翻

卿宜盡言皆如此勿以前事為懲也上嘗謂弈曰佛之

為教玄妙可師卿何獨不悟其理對曰佛乃胡中桀黠

點戶八翻誑耀彼土中國邪僻之人取莊老玄談飾以妖幻

之語用欺愚俗無益於民有害於國臣非不悟鄙不學

也上頗然之上患吏多受賕枉法受賂曰賕賕音求密使左右

試賂之有司門令吏受絹一匹司門郎屬刑部掌天下門關出入往來之籍賦

而審其政有令史六人唐令布帛皆濶尺八寸長四丈為匹上欲殺之民部尚書裴

矩諫曰為吏受賂罪誠當死但陛下使人遺之而受遺于

季乃陷人於濫也恐非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

引論語孔

子之言道讀曰導

上悅召文武五品已上告之曰裴矩能當官

力爭不為面從儻每事皆然何憂不治

治直吏翻

臣光曰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於隋而忠於唐

非其性之有變也君惡聞其過則忠化為佞君樂聞

直言則佞化為忠

惡烏路翻樂音洛

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

也表動則景隨矣

是歲進皇子長沙郡王恪為漢王宜陽郡王祐為楚王

# 新羅百濟高麗三國有宿仇

北史曰新羅本辰韓種在高麗東南亦曰秦韓

相傳秦世亡人避徙來適馬韓割東界居之故名秦韓始有六國稍分為十二新羅其一也或稱魏毋丘儉破高麗奔沃沮後復國其留者為新羅兼有沃沮不耐韓滅之地其王本百濟人自海逃入新羅遂王其國附庸百濟後致彊盛因與百濟為敵百濟伐高麗來請救老兵往破之自是相攻不置後獲百濟王殺之滋結怨麗

力知

迭相攻擊上遣國子助教朱子奢往諭指

晉武帝咸寧四

年立國子學置祭酒博士各一人助教十五人以教生徒孝武太元十年損助教為十人唐助教五人從六品上掌佐博士

三國皆上表謝罪

上時掌翻

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上之上

諱世民高祖次子也帝初

謚大皇帝廟號太宗咸亨五年追謚太宗文武  
聖皇帝天寶八載追尊太宗文武大聖皇帝十  
三載又加尊太宗大  
武大聖大廣孝皇帝

貞觀元年春正月乙酉改元

觀古  
玩翻

丁亥上宴羣臣奏

秦王破陳樂

陳讀曰陣新志太宗為秦王破陳劉  
武周軍中相與作秦王破陳樂曲

上曰朕

昔受委專征民間遂有此曲雖非文德之雍容然功業  
由茲而成不敢忘本封德彝曰陛下以神武平海內豈  
文德之足比上曰戡亂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隨  
其時卿謂文不及武斯言過矣德彝頓首謝 己亥制



自今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閣議事皆命諫官隨之

有失輒諫

程大昌曰唐西內太極殿即朔望受朝之所蓋正殿也太極之北有兩儀殿即常日視朝

之所太極殿兩廡有東西二上閣則是兩閣皆有門可入已又可轉北而入兩儀也此太宗時入閣之制也至高宗以後多居東內御宣政前殿則謂之衙衙有仗御紫宸便殿則謂之入閣其不御宣政前殿而御紫宸也乃自正衙喚仗由閣門而入百官候朝于衙者因隨而入見謂之入閣

上命吏部尚書

長孫無忌等與學士瀆官更議定律令

長知兩翻

寬絞刑五

十條為斷右趾

斷丁管翻

上猶嫌其慘曰肉刑廢已久宜有

以易之蜀王濬曹參軍裴弘獻

唐制諸王有功名戶兵騎法士等七曹參軍正

上品請改為加役流徙三千里居作三年詔從之

考異曰新

舊刑法志皆云居作二年今從王溥會要

上以兵部郎中戴胄忠清公直

兵部郎中掌判帳及天下武官之階品衛府之名數

擢為大理少卿

少始照翻

上以選

人多詐冒資蔭敕令自首不首者死

選息絹翻下同首手又翻

未幾

有詐冒事覺者

幾居豈翻

上欲殺之胄奏據灋應流上怒曰

卿欲守灋而使朕失信乎對曰敕者出於一時之喜怒

灋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也陛下忿選人之多詐

故欲殺之而既知其不可復斷之以灋

斷丁亂翻

此乃忍小

忿而存大信也上曰卿能執法朕復何憂

復扶又翻下不復朕復何

復同曹前後犯顏執灋言如涌泉上皆從之天下無冤獄

上令封德彝舉賢久無所舉上詰之

詰去吉翻

對曰非不

盡心但於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古之致治者豈借才於異代乎

治直吏翻

正患已不能知

安可誣一世之人德彝慙而退御史大夫杜淹奏諸司文案恐有稽失請令御史就司檢校上以問封德彝對曰設官分職各有所司果有愆違御史自應糾舉若徧

歷諸司搜摘疵類

他狄翻  
類盧對翻

太為煩碎淹默然上問淹

何故不復論執對曰天下之務當盡至公善則從之德

彛所言真得大體臣誠心服不敢遂非上悅曰公等各

能如是朕復何憂 右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受人餽

絹事覺

長知兩翻  
驍堅堯翻

上曰順德果能有益國家朕與之共

有府庫耳何至貪冒如是乎

冒莫  
北翻

猶惜其有功不之罪

但於殿庭賜絹數十匹大理少卿胡演曰順德枉濫受財罪不可赦奈何復賜之絹上曰彼有人性得絹之辱

甚於受刑如不知愧一禽獸耳殺之何益 辛丑天節

將軍燕郡王李藝據涇州反

宜州道為天節軍置將軍一人燕因肩翻

藝之

初入朝也

武德五年藝引兵與太子建成會討劉黑闥遂入朝朝直遙翻

恃功驕倨秦

王左右至其營藝無故毆之

毆鳥口翻

上皇怒收藝繫獄既

而釋之上即位藝內不自安曹州妖巫李五戒

妖於驕翻謂

藝曰王貴色已發勸之反藝乃詐稱奉密敕勒兵入朝

遂引兵至邠州邠州治中趙慈皓馳出謁之

諸州治中即別駕

藝入據邠州詔吏部尚書長孫無忌等為行軍總管以

討之

長知  
兩翻

趙慈皓聞官軍將至密與統軍楊岌圖之

岌  
魚

及事洩藝因慈皓岌在城外覺變勒兵攻之藝衆潰弃

妻子將奔突厥至烏氏

厥九勿翻漢烏氏縣屬安定郡故城在彈箏峽東氏音支

左

右斬之傳首長安弟壽為利州都督亦坐誅初隋末

喪亂

喪息  
浪翻

豪傑並起擁衆據地自相雄長唐興相帥來

歸上皇為之割置州縣以寵祿之

帥讀曰率長知  
兩翻為于偽翻

由是

州縣之數倍於開皇大業之間上以民少吏多思革其

弊

少詩  
沼翻

二月命大加併省因山川形便分為十道一曰

關內二曰河南三曰河東四曰河北五曰山南六曰隴

右七曰淮南八曰江南九曰劍南十曰嶺南

京兆同華商岐邠隴

涇原寧慶鄜坊丹延靈會鹽夏綏銀豐勝為關內道洛  
汝陝虢鄭滑許潁陳蔡汴宋毫徐濠宿鄆齊曹濮青淄  
登萊棣兗海沂密為河南道蒲晉絳汾隰并南汾遼沁  
嵐石忻代朔蔚澤潞為河東道懷孟魏博相衛澶貝邢  
洛磁恒冀深趙滄景德易定幽涿瀛莫燕檀營平為河  
北道荆峽歸夔澧朗忠涪萬襄唐隨鄧均房郢復金梁  
洋利鳳興成扶文壁巴蓬通開隆果渠為山南道秦渭  
河鄆蘭階洮岷廓疊宕涼瓜沙甘肅為隴右道楊楚滁  
和壽廬舒光蘄黃安申為淮南道潤常蘇湖杭睦越衢  
婺括台福建泉宣歙池洪江鄂岳饒信虔吉袁撫潭衡  
永道彬邵黔辰夷思焚為江南道益嘉眉邛簡資雋雅  
南會翼維松姚恭戎梓遂綿劍合龍普渝陵榮瀘為劍

南道廣者循潮南康瀧端新封南宕春羅南石高南合  
崖振邕南方南簡淳欽南尹象藤桂梧賀連南昆靜樂  
南恭融容年南林南扶南越南  
義交陸峯愛南德為領南道  
三月癸巳皇后帥內

外命婦親蠶

內命婦宮內女官自貴妃至侍巾亦分九  
品外命婦有六王嗣王郡王之母妻為妃

一品之國公母妻為國夫人三品以上母妻為郡夫人  
四品母妻為郡君五品母妻為縣君勳官四品有封者  
母妻為鄉君凡外命婦朝參視夫子之品唐制皇后以  
季春吉巳享先蠶遂以親桑與服志皇后親蠶服鞠衣  
黃羅為之  
帥讀曰率  
閏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壬申上謂太子

少師蕭瑀曰朕少好弓矢

少詩沼翻瑀音  
禹好呼到翻

得良弓十數

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問其故工



曰木心不直則脉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始悟  
擧者辯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况  
天下之務其能徧知乎乃令京官五品以上

京官即在  
京職事官

也更宿中書內省

更工  
衡翻

數延見問以民間疾苦政事得

失

數所角翻  
下數與同

涼州都督長樂王幼良性麤暴

樂音  
洛

左

右百餘人皆無賴子弟侵暴百姓又與羌胡互市或告  
幼良有異志上遣中書令宇文士及馳驛代之并按其  
事左右懼謀劫幼良入北虜又欲殺士及據有河西復

有告其謀者

復扶又翻下  
汗復復與同

夏四月癸巳賜幼良死五

月苑君璋帥衆來降

帥讀曰率降  
戶江翻下同

初君璋引突厥陷馬

邑殺高滿政

事見一百九十卷高祖  
武德六年厥九勿翻

退保恒安

隋朔州  
雲內縣

之恒安鎮即後魏所都之平城也  
唐後置雲州及雲中縣恒戶登翻

其衆皆中國人多弃

君璋來降君璋懼亦降請捍北邊以贖罪上皇許之君

璋請約契上皇使鴈門人元普賜之金券

鴈門縣帶代  
州漢廣武縣

地頡利可汗復遣人招之

頡奚結翻可從  
刊入聲汗音寒

君璋猶豫未

決恒安人郭子威說君璋以恒安地險城堅

說輸  
芮翻

突厥

方彊且當倚之以觀變未可束手於人君璋乃執元普

送突厥復與之合數與突厥入寇

數所角翻

至是見頡利政

亂知其不足恃遂帥衆來降

苑君璋與劉武周同起至是始降

上以君

璋為隰州都督芮國公

芮古國名

有上書請去佞臣者

上時

字翻去先呂翻

上問佞臣為誰對曰臣居草澤不能的知其人

願陛下與羣臣言或陽怒以試之彼執理不屈者直臣

也畏威順旨者佞臣也上曰君源也臣流也濁其源而

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為詐何以責臣下之直乎

朕方以至誠治天下見前世帝王好以權譎小數接其

臣下者常竊恥之

治直之翻好呼到翻譎古穴翻

卿策雖善朕不取也

六月辛巳右僕射密明公封德彝薨

謚法思慮果遠曰明注云自任

近乎

壬辰復以太子少師蕭瑀為左僕射

蕭瑀去年免官復扶

入翻下第復同少始照翻瑀音禹

戊申上與侍臣論周秦修短蕭瑀

對曰紂為不道武王征之周及六國無罪始皇滅之得

天下雖同人心則異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周得天

下增修仁義秦得天下益尚詐力此修短之所以殊也

蓋取之或可以逆得守之不可以不順故也瑀謝不及

山東大旱詔所在賑恤無出今年租賦

賑津  
忍翻

秋七

月壬子以吏部尚書長孫無忌為右僕射無忌與上為

布衣交加以外戚有佐命功

無忌皇后之兄以佐誅建  
成元吉為功長知兩翻

上委以腹心其禮遇羣臣莫及欲用為宰相者數矣

歐陽

修曰唐因隋制以三省之長尚書令侍中中書令共議  
國政此宰相職也後以太宗為尚書令臣下避不敢居  
其職由是僕射為尚書省長官與侍中中書令號為宰  
相其品位既崇不欲輕以授人故常以他官居宰相職  
而假以他名如杜淹以吏部尚書參議朝政魏徵以祕  
書監參預朝政或曰參議得失參知政事之類其名非

一皆宰相職也數所角翻

文德皇后固請曰妾備位椒房家之貴寵

極矣誠不願兄弟復執國政呂霍上官可為切骨之戒

幸陛下矜察上不聽卒用之

卒子恤翻

初突厥性淳厚政

令質畧頡利可汗得華人趙德言委用之

厥九勿翻頡與結翻可從

刊入聲汗音寒華人謂中國人也華讀如字

德言專其威福多變更舊俗政

令煩苛國人始不悅頡利又好信任諸蕃而踈突厥蕃

人貪冒多反覆兵革歲動

數興兵討其反覆者故無寧歲更工衡翻好呼到翻冒莫

北翻會大雪深數尺

深式鵠翻

雜畜多死連年饑饉民皆凍餒

頡利用度不給重斂諸部

高許救翻  
斂力贍翻

由是內外離怨諸

部多叛兵浸弱言事者多請擊之上以問蕭瑀長孫無

忌

瑀音禹長  
知兩翻

曰頡利君臣昏虐危亡可必今擊之則新

與之盟不擊恐失機會如何而可瑀請擊之無忌對曰

虜不犯塞而弃信勞民非王者之師也上乃止上問

公卿以享國久長之策蕭瑀言三代封建而久長秦孤

立而速亡上以為然於是始有封建之議黃門侍郎

王珪有密奏附侍中高士廉寢而不言上聞之八月戊

戊出土廉為安州大都督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辛酉中書令宇文士及罷為殿中監御史大夫杜淹參

豫朝政

朝直遙翻謂署位何也

考異曰實錄云杜淹署位不知所

名或云參預朝政或云參知機務之類甚衆不知其入

銜否也如李靖三兩日一至門下中書平章政事魏徵 朝章國典參議得失 它官參豫政事自此始淹薦刑部

員外郎邱懷道

刑部郎掌武尚書侍郎舉其典憲而辯其輕重邱丁禮翻姓也後魏有邱珍

上問其行能

孟行下翻

對曰煬帝將幸江都召了官問行留

之計懷道為吏部主事

唐承隋志尚書諸司皆有主事從九品上

獨言不可



臣親見之上曰卿稱懷道為是何為自不正諫對曰臣  
爾時不居重任又知諫不從徒死無益上曰卿知煬帝  
不可諫何為立其朝既立其朝何得不諫卿仕隋容可  
云位卑後仕王世充尊顯矣何得亦不諫對曰臣于世  
充非不諫但不從耳上曰世充若賢而納諫不應亡國  
若暴而拒諫卿何得免禍淹不能對上曰今日可謂尊  
任矣可以諫未對曰願盡死上笑 辛未幽州都督王  
君廓謀叛道死君廓在州驕縱多不灋徵入朝

朝直遙  
翻下同

長史李玄道房玄齡從甥也

從才用翻

憑君廓附書君廓私

發之不識草書疑其告已罪行至渭南

後魏於新豐鄭縣之間置渭南

郡隋廢郡為縣屬京兆尹在長安東一百一十五里殺驛吏而逃將奔突厥

厥九勿翻

為野人所殺

嶺南酋長馮盎談殿等迭相攻擊

談姓殿名

姓譜蜀錄云晉有征東將軍談巴苗患由翻長知而翻

久未入朝

朝直遙翻

諸州奏稱

盎反前後以十數上命將軍蘭暮等發江嶺數十州兵

討之魏徵諫曰中國初定嶺南瘴癘險遠不可以宿大

兵且盎反狀未成未宜動衆上曰告者道路不絕何云

反狀未成對曰盜若反必分兵據險攻掠州縣今告者

已數年而兵不出境此不反明矣諸州既疑其反陛下

又不遣使鎮撫

使疏吏翻下同

彼畏死故不敢入朝若遣信臣

示以至誠彼喜於免禍可不煩兵而服上乃罷兵冬

十月乙酉遣員外散騎侍郎李公掩持節慰諭之

散志直翻

騎奇寄翻

考異曰魏文貞公故事作李公淹又有前蒲州刺史韋叔諧偕行今從實錄

盜遣其子

智戴隨使者入朝上曰魏徵令我發一介之使而嶺表

遂安

使疏吏翻朝直遙翻

勝十萬之師不可不賞賜徵絹五百匹

十二月壬午左僕射蕭瑀坐事免

瑀音禹

戊申利州

都督李孝常等謀反伏誅孝常因入朝留京師與右武

衛將軍劉德裕及其甥統軍元弘善監門將軍長孫安

業互說符命謀以宿衛兵作亂

監工衛翻長知兩翻

安業皇后之

異母兄也嗜酒無賴父晟卒

卒子恤翻

弟無忌及后並幼安

業片還舅氏

高士廉無忌及后之舅也

及上即位后不以舊怨為意

恩禮甚厚及反事覺后涕泣為之固請曰

泣為于偽翻

安業

罪誠當萬死然不慈於妾天下知之今寘以極刑人必

謂妾所為恐亦為聖朝之累

累力瑞翻

由是得減死流雋州

雋音隨

或告右丞魏徵私其親戚上使御史大夫溫彥

博按之無狀

言無其事狀

彥博言於上曰徵不存形迹遠避

嫌疑

遠於願翻

心雖無私亦有可責上令彥博讓徵且曰自

今宜存形迹它日徵入見

見賢遍翻下進見同

言於上曰臣聞君

臣同體宜相與盡誠若上下俱存形迹則國之興喪尚

未可知

喪息浪翻

臣不敢奉詔上瞿然曰吾已悔之

瞿九遇翻

徵

再拜曰臣幸得奉事陛下願使臣為良臣勿為忠臣上

曰忠良有以異乎對曰稷契臯陶君臣協心俱享尊榮

所謂良臣

契息列翻  
陶音遙

龍逢比干面折廷爭身誅國亡所

謂忠臣

逢皮江翻折之  
舌翻爭讀曰諍

上悅賜絹五百匹上神采英毅

羣臣進見者皆失舉措上知之每見人奏事必假以辭

色冀聞規諫嘗謂公卿曰人欲自見其形必資明鏡君

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臣苟其君懷諫自賢

懷符  
遍翻

其臣阿

諛順旨君既失國臣豈能獨全如虞世基等諂事煬帝

以保富貴煬帝既弑世基等亦誅

事見一百八十五  
卷高祖武德元年公

輦宜用此為戒事有得失毋惜盡言 或上言秦府舊

兵宜盡除武職追入宿衛

上時掌翻

上謂之曰朕以天下為

家惟賢是與豈舊兵之外皆無可信者乎汝之此意非  
所以廣朕德於天下也 上謂公卿曰昔禹鑿山治水

而民無謗讟者與人同利故也

治直之翻

秦始皇營宮室而

人怨叛者病人以利己故也夫靡麗珍奇固人之所欲

扶夫音

若縱之不己則危亡立至朕欲營一殿材用已具

鑑秦而止王公已下宜體朕此意由是二十年間風俗

素朴衣無錦繡公私富給 上謂黃門侍郎王珪曰國

家本置中書門下以相檢察中書詔敕或有差失則門

下當行駁正

中書出命門下審駁按唐制凡詔旨制敕  
墨書冊命皆中書舍人起草進畫既下則

署行而過門下有不便者塗  
竄而奏還謂之塗歸駁北角翻

人心所見互有不同苟

論難往來務求至當

難乃旦翻  
當丁浪翻

捨已從人亦復何傷比

來或護已之短遂成怨隙

復扶又翻  
比毗至翻

或苟避私怨知非

不正

言知其非而  
不加駁正也

順一人之顏情為兆民之深患此乃

亡國之政也煬帝之世內外庶官務相順從當是之時



皆自謂有智禍不及身及天下大亂家國兩亡雖其間  
萬一有得免者亦為時論所貶終古不磨卿曹各當徇  
公忘私勿雷同也 上謂侍臣曰吾聞西域賈胡得美

珠剖身以藏之

賈音古

有諸侍臣曰有之上曰人皆知彼

之愛珠而不愛其身也吏受賕抵瀆與帝王徇奢欲而

亡國者何以異於彼胡之可笑邪

賕音求邪音耶

魏徵曰昔魯

哀公謂孔子曰人有好忘者徙宅而忘其妻孔子曰又

有甚者桀紂乃忘其身亦猶是也

好呼到翻忘巫放翻

上曰然朕

與公輩宜戮力相輔庶免為人所笑也 青州有謀反

者州縣逮捕支黨收繫滿獄詔殿中侍御史安喜崔仁

師覆按之

曹魏時蘭臺遣御史二人居殿中伺察姦非遂稱殿中侍御史唐從七品下掌朝廷供奉

之依式安喜縣屬定州漢為盧奴安儉二縣地章帝改為安喜慕容垂改安喜為不連後魏復曰安喜後齊廢盧奴縣入安喜隋改曰鮮虞唐復曰安喜仁師至悉脫去桎械去羌呂翻與

飲食湯沐寬慰之止坐其魁首十餘人餘皆釋之還報

敕使將往決之

此時敕使非宦官凡奉敕出使者則謂之敕使使疏吏翻

大理少卿

孫伏伽謂仁師曰足下平反者多

少詩照翻反音蘇

人情誰不

貪生恐見徒侶得免未肯甘心深為足下憂之

為于偽翻下不

為竊為同

仁師曰凡治獄當以平恕為本豈可自規免罪

規圖

也治直之翻

知其寬而不為伸邪

邪音耶

萬一闇短誤有所縱

以一身易十囚之死亦所願也伏伽慙而退及敕使至

更訊諸囚皆曰崔公平恕事無枉濫請速就死無一人

異辭者

上好騎射

好呼到翻下同騎奇奇翻

孫伏伽諫以為天子

居則九門

大門九重人主之門亦曰九重所謂禁衛九重虎豹九關皆言九門也

行則警

蹕非欲苟自尊嚴乃為社稷生民之計也陛下好自走

馬射的以娛悅近臣此乃少年為諸王時所為

少詩非照翻

今日天子事業也既非所以安養聖躬又非所以儀刑

後世臣竊為陛下不取上悅未幾以伏伽為諫議大夫

幾居豈翻

考異曰

韓琬御史臺記

伏伽武德中自萬

年主簿上疏極諫太宗怒命引出斬之伏伽曰臣寧與

閼龍逢遊于地下

不願事陛下

太宗曰朕試卿耳卿能

若是朕何憂社稷

命授之三品宰臣曰伏伽匡陛下之

過自主簿授之三品

彰陛下之過深矣

請授之五品遂

拜為諫議大夫按高祖實錄

武德元年伏伽自萬年縣

法曹上書高祖詔授治書侍御史

御史臺記誤也今據魏徵故事

隋世選人十一月

集至春而罷人患其期促至是吏部侍郎觀城劉林甫

集至春而罷人患其期促至是吏部侍郎觀城劉林甫

觀縣古之觀國國語注曰夏啟子太康之弟所封也觀縣漢屬東郡光武改曰衛縣晉魏屬頓丘郡曰衛國縣

隋開皇六年改曰觀城縣屬魏州唐屬澶州選須絹翻下同觀古玩翻奏四時聽選隨闕

注擬人以為便唐初士大夫以亂離之後不樂仕進官

員不充省符下諸州差人赴選州府及詔使樂音洛下

疏吏翻詔使即前所謂敕使多以赤牒補官至是盡省之勒赴省選

集者七千餘人林甫隨才銓敘各得其所時人稱之詔以關中米貴始分人於洛州選上謂房玄齡曰官在得人不在員多命玄齡併省留文武總六百四十三員

隋祕書監晉陵劉子翼

晉陵縣常州

有學行性剛直朋友有

過常面責之李百藥常稱劉四雖復罵人

劉子翼第四唐人多以第

行相呼學行下孟翻復扶又翻

人終不恨是歲有詔徵之辭以母老不

至郇令裴仁軌

郇縣漢晉屬清河郡中廢隋開皇十六年置屬貝州郇音翰

私役

門夫上怒欲斬之殿中侍御史長安李乾祐諫曰灋者

陛下所與天下共也非陛下所獨有也今仁軌坐輕罪

而抵極刑臣恐人無所措手足上悅免仁軌死以乾祐

為侍御史

唐制殿中侍御史從七品下侍御史從六品下

上嘗語及關中山

東人意有同異殿中侍御史義豐張行成跪奏曰

義豐漢中

山安國縣隋開皇六年改曰義豐屬定州

天子以四海為家不當有東西之

異恐示人以隘上善其言厚賜之自是每有大政常使

預議初突厥既彊敕勒諸部分散有薛延陀廻紇都

播骨利幹多濫葛同羅僕固拔野古思結渾斛薛結阿

跌契苾白雪等十五部皆居磧北風俗大抵與突厥同

厥九勿翻敕勒即鐵勒也薛延陀先與薛種雜居後滅延陀部有之號薛延陀姓一利啞氏回紇先曰表紇亦曰烏護曰烏紇至隋曰韋紇後稱回紇姓藥羅葛氏居薛延陀北安陵水上距長安七千里都播亦曰都波其

地北瀕小海西暨昆南回乾骨利幹居瀚海北多溫葛  
亦曰多覽葛在薛延陀東瀕同羅水同羅在薛延陀北  
多溫葛之東距長安七千里而羸僕固亦曰僕骨在多  
溫葛之東地最北拔野古一曰拔野固或為拔曳固漫  
散磧北地千里直僕固鄰于靺鞨思結在延陀故牙渾  
在諸部最南斛薛居多溫葛北奚結在同羅北阿跌一  
曰訶跌或為跌跌契苾一曰契苾羽在焉耆西北鷹娑  
川多溫葛之南白雪居鮮卑故地直京師東北五千里  
與同羅僕固接避薛延陀保與支水冷陁山斛薛之下  
結之上當有奚字訖音鶻跌徒結翻契欺訖翻苾毗必  
翻又蒲結翻雪似入翻磧七迹翻考異曰舊書敕勒  
作鐵勒新書云即元魏時高車或曰敕勒訛為鐵勒今  
從新書舊書多溫葛作多覽葛又作多臘葛今從實錄  
唐統紀又舊書僕固或作僕骨按胡語難明以中國字  
寫之故訛謬不壹今從陳  
子昂集及僕固懷恩傳

薛延陀於諸部為最彊西突



厥曷薩那可汗方彊敕勒諸部皆臣之曷薩那徵稅無

度諸部皆怨曷薩那誅其渠帥百餘人敕勒相帥叛之

薩柔曷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渠帥所類翻相帥讀曰率共推契苾哥楞為易勿真

莫賀可汗居貪于山北楞盧登翻貪于山新書作貪汚山又以薛延陀

乙失鉢為也啞小可汗啞徒結翻居燕末山北燕因肩翻及射匱

可汗兵復振復扶又翻薛延陀契苾二部並去可汗之號以

臣之此上皆序隋時事去羌呂翻回紇等六部在鬱督軍山者東屬

始畢可汗鬱督軍山在大漠外直長安西北六千里統葉護可汗勢衰乙失

鉢之孫夷男師部落七萬餘家附于頡利可汗

帥讀曰率下同

頡奚結翻

考異曰舊鐵勒傳云貞觀二年葉護可汗

死其國大亂夷男始附于頡利按突厥傳元年薛延陀

已叛頡利擊走其欲谷設

安得二年始附頡利乎

頡利政亂薛延陀與回紇拔

野古等相帥叛之頡利遣其兄子欲谷設將十萬騎討

之新書阿史那社爾傳回紇酋長菩薩將五千騎與戰

於馬鬣山大破之

將即亮翻騎奇寄翻酋慈由翻長知兩翻菩薩桑葛翻

欲谷

設走菩薩追至天山部衆多為所虜回紇由是大振薛

延陀又破其四設

突厥號典兵者為設四設四部帥之典兵者也

頡利不能制

頡利益衰國人離散會大雪平地數尺羊馬多死民大

饑頡利恐唐乘其弊引兵入朔州境上揚言會獵實設

備焉鴻臚卿鄭元璠使突厥還

周有大行人之官秦為典客漢景帝曰大行武

帝曰大鴻臚梁置十二卿鴻臚為冬卿去大字唐因之掌賓客及凶儀之事璠珠玉翻臚陵如翻

言於

上曰戎狄興衰專以羊馬為候今突厥民饑畜瘦

瘦許救翻

下此將亡之兆也不過三年上然之羣臣多勸上乘間

擊突厥上曰新與人盟而背之不信

問古覓翻肯蒲妹翻

利人之

災不仁乘人之危以取勝不武縱使其種落盡叛六畜

無餘朕終不擊必待有罪然後討之

種章勇翻畜許救翻

西突厥

統葉護可汗

厥九勿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高祖實錄止云葉護舊傳作統葉護今從

考異曰

之遣真珠統俟斤與高平王道立來

高平王道立使西突厥見上卷高祖

武德八年俟渠之翻

獻萬釘寶鈿金帶馬五千匹以迎公主頡利

不欲中國與之和親數遣兵入寇

數所角翻

又遣人謂統葉

護曰汝迎唐公主要須經我國中過統葉護患之未成

昏

二年春正月辛亥右僕射長孫無忌罷

從無忌之請也考下文可見長

知兩

時有密表稱無忌權寵過盛者上以表示之曰朕

於卿洞然無疑若各懷所聞而不言則君臣之意有不

通又召百官謂之曰朕諸子皆幼視無忌如子非它人

所能間也無忌自懼滿盈固求遜位皇后又力為之請

間古覓翻  
為于偽翻

上乃許之以為開府儀同三司置六司侍

郎副六尚書

六司侍郎吏部正四  
品上餘皆正四品下

并置左右司郎中各

一人

左右司郎中從五品上尚書左丞勾吏戶禮十二  
司右丞管兵刑工十二司左右司郎中各掌副十

二司之事以舉正  
稽違有署符目

癸丑吐谷渾寇岷州都督李道彥

擊走之

吐從嗽入  
聲谷音浴

丁巳徙漢王恪為蜀王衛王泰為

越王楚王祐為燕王

燕因  
肩翻

上問魏徵曰人主何為而

明何為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信則暗昔堯清問下民

故有苗之惡得以上聞

書呂刑曰皇帝清問下民  
鰥寡有辭於苗上時掌翻

舜明

四目達四聰故共鯀驩兜不能蔽也

舜明目達聰而難  
任人故四凶不能

逃其罪也  
共音恭

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

事見  
秦紀

梁武

帝偏信朱异以取臺城之辱

事見  
梁紀

隋煬帝偏信虞世基

以致彭城閣之變

事見隋煬帝紀及  
高祖武德元年

是故人君兼聽廣

納則貴臣不得擁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上曰善上謂

黃門侍郎王珪曰開皇十四年大旱隋文帝不許賑給

而令百姓就食山東比至末年

賑津忍翻比必利翻及也

天下儲積

可供五十年煬帝恃其富饒侈心無厭

厭於鹽翻

卒亡天下

辛子恤翻下同

但使倉廩之積足以備凶年其餘何用哉

二

月上謂侍臣曰人言天子至尊無所畏憚朕則不然上

畏皇天之監臨下憚羣臣之瞻仰兢兢業業猶恐不合

天意未副人望魏徵曰此誠致治之要

治直史翻下同

願陛下

慎終如始則善矣 上謂房玄齡等曰為政莫若至公

昔諸葛亮竄廖立李嚴於南夷亮卒而立嚴皆悲泣有

死者事見七十二卷魏明帝青龍二年非至公能如是

乎又高頻為隋相公平識治體隋之興亡繫頻之存沒

事見隋紀朕既慕前世之明君卿等不可不瀟前世之賢相

也相息亮翻三月戊寅朔日有食之 壬子大理少卿胡

演進每月囚帳少始照翻囚帳具每月禁繫上命自今

大辟辟吐亦翻皆令中書門下四品已上自二省長貳而下至諫議大夫也



及尚書議之庶無冤濫既而引囚至岐州刺史鄭善果

上謂胡演曰善果雖復有罪

復扶又翻

官品不卑豈可使與

諸囚為伍自今三品已上犯罪不須引過聽於朝堂俟

進止

太極宮承天門左右有東西朝堂朝直遙翻下同

關內旱饑民多賣子

以接衣食已已詔出御府金帛為贖之歸其父母

為于偽翻

庚午詔以去歲霖雨今茲旱蝗赦天下詔書畧曰若使

年穀豐稔天下乂安移災朕身以存萬國是所願也甘

心無吝會所在有雨民大悅夏四月己卯詔以隋末

亂離因之饑饉暴骸滿野傷人心目宜令所在官司收

瘞

瘞於計翻

初突厥突利可汗建牙直幽州之北主東偏

奚霫等數十部多叛突厥來降

朕九勿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霫而立翻降戶

江翻頡利可汗以其失衆責之及薛延陀回紇等敗欲谷

設

頡吳結翻統沒翻敗補邁翻下

頡利遣突利討之突利兵又敗輕騎

奔還

騎奇寄翻還從宜翻

頡利怒拘之十餘日而撻之突利由是

怨陰欲叛頡利頡利數徵兵於突利

數所角翻

突利不與表

請入朝上謂侍臣曰曷者突厥之彊控弦百萬憑陵中

夏夏戶雅翻用是驕恣以失其民今自請入朝非困窮肯如

是乎朕聞之且喜且懼何則突厥衰則邊境安矣故喜

然朕或失道它日亦將如突厥能無懼乎卿曹宜不惜

苦諫以輔朕之不逮也頡利發兵攻突利丁亥突利遣

使來求救頡利結翻使疏吏翻下同上謀於大臣曰朕與突利為兄

弟有急不可不救結兄弟事見上卷高祖武德七年然頡利亦與之有

盟謂渭橋之盟也見上卷武德九年奈何兵部尚書杜如晦曰戎狄無

信終當負約今不因其亂而取之後悔無及夫取亂侮

亡書仲虺之誥之辭夫音扶古之道也丙申契丹酋長帥其部落來

降契欺訖翻入音喫酋應由翻長知兩翻降戶江翻下同頡利遣使請以梁師都

易契丹上謂使者曰契丹與突厥異類今來歸附何故

索之索山容翻師都中國之人盜我土地暴我百姓突厥受

而庇之我興兵致討輒來救之彼如魚游釜中何患不

為我有借使不得亦終不以降附之民易之也先是上

知突厥政亂不能庇梁師都先志薦翻以書諭之師都不從

上遣夏州都督長史劉旻司馬劉蘭成圖之夏戶雅翻長知兩翻

旻等數遣輕騎踐其禾稼多縱反間離其君臣其國漸

虛降者相屬

數所角翻騎奇寄翻踐慈演翻間古覓翻屬之欲翻

其名將李正寶

等謀執師都事洩來奔

將卽亮翻洩息列翻

由是上下益相疑旻

等知可取上表請兵

上時掌翻

上遣右衛大將軍柴紹殿中

少監薛萬均擊之

少始照翻

又遣旻等據朔方東城以逼之

克東城凡一百九十卷武德五年

師都引突厥兵至城下劉蘭成偃旗

卧鼓不出師都宵遁蘭成追擊破之突厥大發兵救師

都柴紹等未至朔方數十里與突厥遇奮擊大破之遂

圍朔方突厥不能救城中食盡壬寅師都從父弟洛仁

殺師都以城降

梁師都隋大業末起兵至是而滅從才用翻

以其地為夏州

夏戶雅翻

太常少卿祖孝孫以梁陳之音多吳楚周齊之

音多胡夷於是斟酌南北考以古聲

少始照翻

作唐雅樂凡

八十四調三十一曲十二和

律有七聲十二律凡八十四調隋有皇夏十四曲孝

孫制十二和以法天之成數凡三十一曲十二和者一

曰豫和二曰順和三曰永和四曰肅和五曰雍和六曰

壽和七曰舒和八曰太和九曰昭和十曰休和

十一曰正和十二曰承和調徒弔翻和如字

詔協律

郎張文收與孝孫同修定

漢協律郎都尉佩二千石印綬唐協律郎正八品上屬太常

六月乙酉孝孫等奏新樂上曰禮樂者蓋聖人緣情

以設教耳治之隆替豈由於此治直吏翻御史大夫杜淹曰

齊之將亡作伴侶曲

北齊之時陽俊之多作六言歌辭  
淫蕩而拙世俗流傳名為陽五伴

侶陳之將亡作玉樹後庭花

杜佑曰玉樹後庭花堂  
黃鸝留金釵兩鬢垂並陳

後主所造恒與宮中女學士及朝臣唱和  
為詩太樂令何胥採其尤輕艷者為此曲

其聲哀思

史翻行路聞之皆悲泣何得言治之隆替不在樂也上曰

不然夫樂能感人故樂者聞之則喜

夫音扶故  
樂音洛

憂者聞

之則悲悲喜在人心非由樂也將亡之政民必愁苦故

聞樂而悲耳今二曲具存朕為公奏之

為于偽翻

公豈悲乎

右丞魏徵曰古人稱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

鍾鼓云乎哉

論語載孔子之言

樂誠在人和不在聲音也

臣光曰臣聞垂能目制方圓心度曲直

垂古之巧人度徒洛翻

然不能以教人其所以教人者必規矩而已矣聖人

不勉而中

仲中竹翻

不思而得然不能以授人其所以授

人者必禮樂而已矣禮者聖人之所履也樂者聖人

之所樂也聖人履中正而樂和平

所樂音洛下所樂哀樂同

又思



與四海共之百世傳之於是乎作禮樂焉故工人執  
垂之規矩而施之器是亦垂之功已王者執五帝三  
王之禮樂而施之世是亦五帝三王之治已

治直吏  
翻下同

五帝三王其遠世已久後之人見其禮知其所履聞  
其樂知其所樂炳然若猶存於世焉此非禮樂之功

邪

所樂音洛  
邪音耶

夫禮樂有本有文

扶夫音

中和者本也容

聲者末也二者不可偏廢先王守禮樂之本未嘗須  
臾去於心行禮樂之文未嘗須臾遠於身興於閨門

署於朝廷被於鄉遂比隣

遠於願翻被皮義翻朝直  
通翻比毗至翻又音毗

達於諸侯流於四海自祭祀軍旅至於飲食起居未

嘗不在禮樂之中如此數十百年然後治化周浹鳳凰

來儀也

決即  
協翻

苟無其本而徒有其末一日行之而百

日捨之求以移風易俗誠亦難矣是以漢武帝置協

律歌天瑞非不美也不能免哀痛之詔

見本  
紀

王莽建

義和考律呂非不精也不能救漸臺之禍

王莽令劉  
歆考定律

呂義和掌之班固取以志律歷漸  
臺事見漢淮陽王紀漸子康翻

晉武制笛尺調金

石非不詳也不能弭平陽之災

晉武帝使荀勗定律平陽之災謂懷愍

二帝蒙塵也

梁武帝立四器調八音非不察也不能免臺

城之辱

四器謂制四通也事見一百四十五卷天監元年臺城之辱見一百六十二卷太清三年

然則韶夏濩武之音具存於世

弁樂曰韶禹樂曰夏湯樂曰濩周武王樂

曰武夏戶雅翻濩戶故翻

苟其餘不足以稱之

稱尺證翻

曾不能化一

夫況四海乎是猶執垂之規矩而無工與材坐而待器之成終不可得也況齊陳淫昏之主亡國之音暫

奏於庭烏能變一世之哀樂乎

變與暫同樂音洛

而太宗遽

云治之隆替不由於樂何發言之易

易以鼓翻

而果於非

聖人也如此夫禮非威儀之謂也

夫音狀

然無威儀則

禮不可得而行矣樂非聲音之謂也然無聲音則樂

不可得而見矣譬諸山取其一土一石而謂之山則

不可然土石皆去山於何在哉故曰無本不立無文

不行

記禮器之言

奈何以齊陳之音不驗於今世而謂樂

無益於治亂何異睹拳石而輕泰山乎必若所言則是五帝三王之樂皆妄也君子於其不知蓋闕如也

論語載孔  
子之言 惜哉

戊子上謂侍臣曰朕觀隋煬帝集文辭奧博亦知是堯  
舜而非桀紂然行事何其反也魏徵對曰人君雖聖哲  
猶當虛已以受人故智者獻其謀勇者竭其力煬帝恃  
其俊才驕矜自用故口誦堯舜之言而身為桀紂之行

行下  
孟翻

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上曰前事不遠吾屬之師

也 畿內有蝗辛卯上入苑中

出玄武門  
北入禁苑

見蝗掇數枚

掇丁活翻又陟  
劣翻拾取也

祝之曰民以穀為命而汝食之寧食吾

之肺腸舉手欲吞之左右諫曰惡物或成疾上曰朕為

民受災

偽翻為于

何疾之避遂吞之是歲蝗不為災上曰

朕每臨朝欲發一言未嘗不三思

朝直遙翻三息暫翻又如字

恐為

民害是以不多言給事中知起居事杜正倫曰臣職在

記言

古者有左右史天子言則左史書之動則右史書之隋始置起居舍人貞觀二年省起居舍人移其

職於門下省置起居郎二員以其它官兼者謂之知起居注知起居事

陛下之失臣必書

之豈徒有害於今亦恐貽譏於後上悅賜帛二百段

上曰梁武帝君臣惟談苦空

言所談者惟苦行空寂也

侯景之亂百

官不能乘馬元帝為周師所圍猶講老子百官戎服以

聽事見一百六十五卷此深足為戒朕所好者好呼唯

梁元帝承聖三年

堯舜周孔之道以為如鳥有翼如魚有水失之則死不

可暫無耳以辰州刺史裴虔通隋煬帝故人特蒙寵

任而身為弑逆

事見一百八十五卷高祖武德元年按通鑑紀事各為段凡改段處率空一字

別為一節此段頭既空字以字之上合有上字文乃明

雖時移事變屢更赦令工

衛幸免族夷不可猶使牧民乃下詔除名流驩州

貞觀元年

改德州日南郡曰驩州

虔通常言身除隋室以啟大唐自以為功

頗有缺望之色

缺窺瑞翻又於決翻怨望也

及得罪怨憤而死 秋

七月詔宇文化及之黨萊州刺史牛方裕絳州刺史薛

世良廣州都督長史唐奉義隋武牙郎將元禮並除名

徙邊

長知兩翻武牙郎將即虎牙郎將唐避諱改虎曰武將即亮翻

上謂侍臣曰古

語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喑

啞

暗于今翻啞烏下翻

夫養稂莠者害嘉穀

夫音扶稂魯當翻莠與久翻稂莠皆惡草

害豫赦有罪者賊良民故朕即位以來不欲數赦

數所角翻恐

小人恃之輕犯憲章故也



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臣杜成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三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唐紀九

起著雍困敦九月盡重光單閼凡三年有奇

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上之中

貞觀二年九月丙午初令致仕官在本品之上

按唐會要是時

詔内外文武官年老致仕者參朝之班宜在本品見任之上觀古玩翻

上曰比見羣臣

屢上表賀祥瑞

比毗至翻上時掌翻

夫家給人足而無瑞不害為

堯舜百姓愁怨而多瑞不害為桀紂

扶夫音

後魏之世吏

焚連理木煮白雉而食之豈足為至治乎

治直吏翻

丁未詔

自今大瑞聽表聞

按低制令凡景星慶雲為大瑞其名物六十有四白狼赤兔為上瑞其名

物三十有八蒼烏朱鴈為中瑞其名物三十有二嘉禾芝草木連理為下瑞其名物十四

自外諸瑞

申所司而已

唐六典禮部郎中凡祥瑞應見皆辨其物名

嘗有白鵲構巢於

寢殿槐上合歡如腰鼓

合音

左右稱賀上曰我常笑隋

煬帝好祥瑞

好呼到翻

瑞在得賢此何足賀命毀其巢縱鵲

於野外

天少雨

少詩沼翻

中書舍人李百藥上言

上時掌翻

往

年雖出宮人竊聞太上皇宮及掖庭宮人無用者尚多

豈惟虛費衣食且陰氣鬱積亦足致旱上曰婦人幽閉

深宮誠為可愍灑掃之餘亦何所用

灑所賣翻掃素報翻又並如字

宜

皆出之任求伉儷

伉苦浪翻儷郎計翻

於是遣尚書左丞戴胄給

事中洹水杜正倫

洹水縣周建德六年分臨漳東北界置屬魏州洹于元翻

於掖庭

西門簡出之

掖音亦

前後所出三千餘人

已未突厥寇

邊

厥九勿翻

朝臣或請修古長城

古長城秦蒙恬所築者也自漢至隋沿邊所築城障

非一處而長城之延袤未有如秦者也朝直遥翻

發民乘堡障上曰突厥災異

相仍頡利不懼而修德暴虐滋甚骨肉相攻亡在朝夕

朕方為公掃清沙漠

為于偽翻

安用勞民遠修障塞乎士

申以前司農卿竇靜為夏州都督

夏戶推翻

靜在司農少卿

趙元楷善聚斂

少始照翻斂力贍翻下重斂同

靜鄙之對官屬大言曰

司農官屬有丞主簿上林太倉鈞盾渠官四署令丞太

倉永豐龍門等官司竹慶善石門溫泉湯等監京都諸

宮苑總監諸園苑監苑四面監九成宮監諸鹽池監諸

屯監各有監副監丞苑總監又有主簿諸鹽池諸屯監

無副監

隋煬帝奢侈重斂司農非公不可今天子節儉愛

民公何所用哉元楷大慙

上問王珪曰近世為國者

益不及前古何也對曰漢世尚儒術宰相多用經術士

故風俗淳厚近世重文輕儒參以法律此治化之所以

益衰也

治直吏翻

上然之

冬十月御史大夫參預朝政安

吉襄公杜淹薨

朝直還翻下同

交州都督遂安公壽以貪得

罪

遂安公壽宗室也

上以瀛州刺史盧祖尚才兼文武廉平公

直徵入朝諭以交趾久不得人須卿鎮撫祖尚拜謝而

出既而悔之辭以舊疾上遣杜如晦等諭旨曰匹夫猶

敦然諾

敦然諾猶重然諾也言既許人則必踐言

奈何既許朕而復悔之祖



尚固辭戊子上復引見諭之

復扶又翻  
見賢遍翻

祖尚固執不可

上大怒曰我使人不行何以為政命斬於朝堂

閣本太極宮圖

東西朝堂在承天門左右承天門外朝也東朝堂之前有肺石西朝堂之前有登聞鼓

尋悔之他

日與侍臣論齊文宣帝何如人魏徵對曰文宣狂暴然

人與之爭事理屈則從之有前青州長史魏愷使於梁

還除光州長史不肯行

長知兩翻使  
疏吏翻下同

楊遵彥奏之文宣

怒召而責之愷曰臣先任大州使還有勞無過更得小

州此臣所以不行也文宣顧謂遵彥曰其言有理卿赦

之此其所長也

楊愔字遵彥相齊文宣帝大見親任

上曰然鄉者盧祖尚

雖失人臣之義朕殺之亦為太暴由此言之不如文宣

矣命復其官蔭

復其官則得蔭其子若孫唐制凡用蔭一品子正七品上二品子正七品下三

品子從七品上從三品子從七品下正四品子正八品上從四品子正八品下正五品子從八品上從五品及國公子從八品下三品以上蔭曾孫五品以上蔭孫降子一等曾孫降孫一等昭官降正官一等死事者與正官同郡縣公子視從五品孫縣男以上子降一等數官二品子入降一等二王後孫視正三品

徵狀

貌不逾中人而有膽畧善回人主意每犯顏苦諫或逢

上怒甚徵神色不移上亦為霽威

人主之威重於雷霆霽威言猶雨霽則雷

定亦收威  
為于為翻

嘗謁告上冢

上時  
事翻

還言於上曰人言陛下欲

幸南山外皆嚴裝已畢而竟不行何也上笑曰初實有

此心畏卿嗔故中輟耳

真昌  
真翻

上嘗得佳鵲自臂之望見

徵來匿懷中徵奏事固久不已鵲竟死懷中十一月

辛酉上祀園丘

武德元年制每歲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園丘以景皇帝配

十二月

壬午以黃門侍郎王珪為守侍中上嘗間居

間讀  
曰閑

與珪

語有美人侍側上指示珪曰此廬江王瑗之姬也

廬江  
王瑗

反死見一百九十一卷  
武德九年瑗于卷翻

瑗殺其夫而納之珪避席曰陛

下以廬江納之為是邪非邪

邪音耶

上曰殺人而取其妻

卿何問是非對曰昔齊桓公知郭公之所以亡由善善

而不能用於然棄其所言之人管仲以為無異於郭公

齊桓

公見郭氏之墟問父老曰郭何故亡對曰善善惡惡公曰若子之言何至於亡對曰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此其所以亡也今此美人尚在左右臣以為聖心是之也上

悅即出之還其親族

考異曰實錄新舊書皆云帝雖不出此美人而甚重其言按太宗

賢主既重珪言何得反棄而不用乎且是人況侍左右又非嬖寵著名之人太宗何愛而留之今從貞觀政要

上使太常少卿祖孝孫教宮人音樂不稱旨

少始照翻稱尺證翻

上責之溫彥博王珪諫曰孝孫稚士今乃使之教宮人  
又從而譴之臣竊以為不可上怒曰朕寘卿等於腹心  
當竭忠直以事我乃附下罔上為孝孫遊說邪

為于偽  
翻說輪

翻尚彥博拜謝珪不拜曰陛下責臣以忠直今臣所言豈

私曲邪

邪音耶

此乃陛下負臣非臣負陛下上默然而罷

明日上謂房玄齡曰自古帝王納諫誠難朕昨責溫彥

博王珪至今悔之

考異曰魏文貞公故事太宗曰人  
皆以祖考孫為知音今教聲曲多不

諧韻此其未至精妙為不存意乎乃勅所司令舉其罪  
公進諫曰陛下主平不受音聲今忽為教女樂責孝孫

臣恐天下怪愕太宗曰汝等並是我心腹應須中正何乃附下周上為孝孫解溫彥博等拜謝公及王珪進曰陛下不以臣等不肖置之樞近今臣所言豈是為私不意陛下責臣至此常奉明旨勿以臨時嗔怒即便曲從成我大過臣等不敢失墜所以每觸龍鱗今以為責只是陛下負臣臣終不負陛下太宗怒未已慄然作色公又曰祖孝孫學問立身何如白明達陛下平生禮遇孝孫復何如白明達今過聽一言便謂孝孫可疑明達可

信臣恐辱臣衆庶有以窺陛下太宗怒乃解今從舊傳

公等勿為此不盡言也

為于

偽翻下為朕同

上曰為朕養民者唯在都督刺史朕常疏其

名於屏風坐卧觀之得其在官善惡之跡皆注於名下以備黜陟縣令尤為親民不可不擇乃命內外五品已上

各舉堪為縣令者以名聞 上曰比有奴告其主反者

比毗至翻

此弊事夫謀反不能獨為必與人共之何患不發

何必使奴告邪

邪音耶

自今有奴告主者皆勿受仍斬之

西突厥統葉護可汗為其伯父所殺伯父自立是為

莫賀咄侯屈利侯毗可汗

厥九勿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咄當沒翻侯渠之翻

國

人不服弩失畢部推泥孰莫賀設為可汗

西突厥有五弩失畢部泥

孰亦一啖之部帥

泥孰不可統葉護之子啞力特勒

啞徒結翻又丑栗翻

避莫賀咄之禍亡在康居泥孰迎而立之是為乙毗鉢

羅肆葉護可汗與莫賀咄相攻連兵不息俱遣使來請

昏

使疏吏翻

上不許曰汝國方亂君臣未定何得言昏且諭

以各守部分勿復相攻

分扶問翻復扶又翻

於是西域諸國及敕

勒先役屬西突厥者皆叛之

史言天方福華東西突厥皆亂厥九勿翻

突

厥北邊諸姓多叛頡利可汗歸薛延陀共推其俟斤夷

男為可汗

頡奚結翻俟渠之翻

夷男不敢當上方圖頡利遣遊擊

將軍喬師望間道齎冊書拜夷男為真珠毗伽可汗

問古

覓翻伽求迦翻

賜以鼓纛

纛徒到翻

夷男大喜遣使入貢

使疏吏翻

建牙



於大漠之鬱督軍山下東至鞞鞞西至西突厥南接沙

磧

鞞音未鞞音  
曷磧七迹翻

北至俱倫水迴紇拔野古阿跌同羅僕

骨雷諸部皆屬焉

史言突厥哀而薛延陀  
彊於漠北雷而立翻

三年春正月戊午上祀太廟癸亥耕藉於東郊

初議藉  
田方面

所在給事中孔穎達曰禮天子藉田於南郊諸侯於東郊晉武帝猶於東南今於城東不合古禮帝曰禮緣人情亦何常之有且虞書云平秩東作則是堯舜敬授人時已在東矣又乘青輅載黛耜者所以順於春氣故知合於東方且朕見居少陽之地田於東郊蓋其宜也於是遂定按帝自謂居少陽之地蓋以即位以乘居東宮

也藉泰  
昔翻

沙門法雅坐妖言誅

妖一  
逆翻

司空裴寂嘗聞其

言辛未寂坐免官遣還鄉里寂請留京師上數之曰

數所

具翻又  
所主翻

計公勲庸安得至此直以恩澤為羣臣第一武

德之際貨賂公行紀綱紊亂皆公之由也

上皇間帝此  
言其心為如

何柰  
音問但以故舊不忍盡法得歸守墳墓幸已多矣寂遂

歸蒲州

裴寂本蒲  
州桑泉人

未幾又坐狂人信行言寂有天命寂

不以聞當死流靜州

武德四年以始安郡之龍平豪靜  
蒼梧郡之蒼梧置靜州靜平郡幾

居豈  
翻會山羌作亂

以為山羌則當是劍南之靜州然劍  
南之靜州武后時方置若以為嶺南

之靜州則  
羌當作蠻

或言劫寂為主上曰寂當死我生之必不然

也俄聞寂率家僮破賊上思其佐命之功徵入朝會卒

帥讀曰率朝直遇  
翻下同卒子恤翻

二月戊寅以房玄齡為左僕射杜

如晦為右僕射以尚書右丞魏徵守祕書監參預朝政

三月己酉上錄繫囚有劉恭者頸有勝文自云當勝

天下坐是繫獄上曰若天將興之非朕所能除若無天

命勝文何為乃釋之丁巳上謂房玄齡杜如晦曰公

為僕射當廣求賢人隨才授任此宰相之職也

唐六典  
左右僕

射左右丞相之職也掌  
總領六官紀綱百揆

比聞聽受辭訟

比毗至翻下  
比見比來同日

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敕尚書細務屬左右丞

屬之

欲翻付也

唯大事應奏者乃聞僕射玄齡明達政事輔以文

學夙夜盡心惟恐一物失所用法寬平聞人有善若已  
有之不求備取人不以已長格物與杜如晦引拔士  
類常如不及至於臺閣規模皆二人所定上每與玄齡  
謀事必曰非如晦不能決及如晦至卒用玄齡之策蓋  
玄齡善謀如晦能斷故也

卒子恤翻  
斷丁亂翻

二人深相得同心

徇國故唐世稱賢相推房杜馬玄齡雖蒙寵待或以事

被譴輒累日詣朝堂稽顙請罪恐懼若無所容

史言房玄齡忠

謹被皮義翻朝

直遠翻稽音啟

玄齡監修國史上語之曰

唐以宰相監修國史至今

因之監工銜

翻語牛倨翻

比見漢書載子虛上林賦浮華無用其上

書論事詞理切直者朕從與不從皆當載之

太宗之存心如此安

有有獻而不納者乎上時掌翻

夏四月乙亥上皇徙居弘義宮更名

大安宮

唐會要武德五年營弘義宮以帝有克定天下之功別建此宮以居之既禪位高祖以弘義宮

有山林勝景雅好之遂徙居焉改名大安宮馬周所謂大安宮在城之西者也更工銜翻

上始御太

極殿

高祖之傳位也帝即位於東宮之顯德殿高祖徙居大安宮帝始御太極殿

謂羣臣曰

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敕有不便者皆應論執比來唯  
睹順從不聞違異若但行文書則誰不可為何必擇才  
也房玄齡等皆頓首謝故事凡軍國大事則中書舍人  
各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中書侍郎中書令  
省審之給事中黃門侍郎駁正之上始申明舊制由是

鮮有敗事

省悉景翻駁北  
角翻鮮息吾翻

荏平人馬周

荏平縣漢屬  
東郡應劭曰

在荏山之平地者也後魏屬東平原郡後齊廢隋開皇  
初復置屬貝州唐屬博州賢曰漢荏平故城在博州之

聊城縣東北

客遊長安舍於中郎將常何之家

唐諸衛  
中郎將

荏仕疑翻

正四品下  
將即亮翻

六月壬午以旱詔文武官極言得失何武人

不學不知所言周代之陳便宜二十餘條

考異曰舊傳云貞觀五

年據實錄詔在此年五年不見有  
詔令百官上封事今從唐歷附此

上怪其能以問何對

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為臣具草耳

為于偽翻

上即召之

未至遣使督促者數輩及謁見與語甚悅令直門下省

尋除監察御史奉使稱旨

鄭樵曰秦以御史監郡謂之監察御史漢罷其名晉孝武

太元中始置檢校御史掌行馬外事隋改檢校御史為  
監察御史使疏吏翻見賢遍翻監工銜翻使疏吏翻下

同稱尺  
證翻

上以常何為知人賜絹三百匹

秋八月己巳

朔日有食之

丙子薛延陀毗伽可汗

伽求迦翻可從  
刊入聲汗音寒

遣其弟統特勒入貢上賜以寶刀及寶鞭謂曰卿所部  
有大罪者斬之小罪者鞭之夷男甚喜突厥頡利可汗  
大懼始遣使稱臣請尚公主修壻禮代州都督張公謹  
上言突厥可取之狀以為頡利縱欲逞暴誅忠良暱姦

佞一也

頡吳結翻上時  
掌翻暱尼質翻

薛延陀等諸部皆叛二也

薛延  
陀諸

部叛突厥事  
見上卷二年

突利拓設欲谷設皆得罪無所自容三也

突利得罪見上卷二年拓設即阿史那社爾與欲谷設  
分統敕勒諸部欲谷設即為回紇所破者也按舊書李



大亮傳頡利既亡之後

拓設諸種散在伊吾 塞北霜早糗糧乏絕四也

糗音戾

頡利疎其族類親委諸番其人反覆大軍一臨必生內

變五也華人入北其衆甚多

華人因隋末之亂避而入北

比聞所在

嘯聚保據山險大軍出塞自然響應六也

比毗至翻

上以頡

利可汗既請和親復援梁師都

事見上卷二年復扶又翻

丁亥命兵

部尚書李靖為行軍總管討之以張公謹為副九月丙

午突厥侯斤九人帥三千騎來降戊午拔野古僕骨同

羅奚酋長並帥衆來降

厥九勿翻侯渠之翻帥讀曰率騎奇寄翻降戶江翻酋慈由翻

長知  
兩翻

冬十一月辛丑突厥寇河西肅州刺史公孫武

達

武德二年分甘州之福祿瓜州之玉門置肅州酒泉郡

甘州刺史成仁重與戰

破之

甘肅二州相去四百二十里

捕虜千餘口

上遣使至涼州都

督李大亮有佳鷹使者諷大亮使獻之大亮密表曰陸

下久絕畋遊而使者求鷹

使疏吏翻下同

若陛下之意深乖昔

旨

昔旨謂絕畋遊之旨

如其自擅乃是使非其人癸卯上謂侍臣

曰李大亮可謂忠直手詔褒美賜以胡餅及荀悅漢紀

按舊書李大亮傳帝詔曰今賜卿胡餅一枚雖無千鎰之重乃朕自用之物荀悅漢紀叙致既明論議深博極

為治之體盡君臣之義  
今以賜卿宜加尋閱

庚申以行并州都督李世勣

為通漢道行軍總管

舊書李勣傳作通漢道當從之後  
高宗朝裴行儉遣兵由通漢道掩

取阿史那  
伏念輜重

兵部尚書李靖為定襄道行軍總管華州刺

史柴紹為金河道行軍總管

華戶  
化翻

靈州大都督薛萬徹

為暢武道行軍總管

暢武非地名也營州邊於東胡故  
令萬徹為總管使之宣暢威武以

美名寵之耳新書帝  
紀作營州都督薛萬叔

衆合十餘萬皆受世勣節度分道

出擊突厥乙丑任城王道宗擊突厥於靈州破之

任音  
士

十二月戊辰突利可汗入朝

朝直  
遙翻

上謂侍臣曰往者太

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

事見一百八十四卷隋恭帝義寧元年六月一

本此下有方異

朕常痛心今單于稽顙庶幾可雪前耻

稽音啟幾居希

翻

壬午靺鞨遣使入貢

靺音末鞨音易使疏吏翻

上曰靺鞨遠來蓋

突厥已服之故也昔人謂禦戎無上策

嚴尤諫王莽曰匈奴為害所從

來久周秦漢征之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

朕今治安中國而

四夷自服豈非上策乎

癸未右僕射杜如晦以疾遜

位上許之

乙酉上問給事中孔穎達曰論語以能問

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

曾子之言

何謂也穎達

具釋其義以對且曰非獨匹夫如是帝王亦然帝王內

蘊神明外當玄默故易稱以蒙養正以明夷蒞衆

易曰蒙以

養正聖功也明夷君子以蒞衆用晦而明

若位居尊極炫耀聰明

炫榮絹翻

以才

陵人飾非拒諫則下情不通取亡之道也上深善其言

庚寅突厥郁射設帥所部來降

厥九勿翻降戶江翻

閏月丁

未東謝酋長謝元深南謝酋長謝强來朝諸謝皆南蠻

別種在黔州之西

東謝蠻在西蠻之南居黔州之西三百里南謝蠻在隋牂牁郡地南百里

有桂領關酋慈由翻長知兩翻朝直遙翻下同種車勇翻黔音琴

詔以東謝為應州南

謝為莊州隸黔州都督

宋白曰黔州黔中郡秦置漢通謂五溪之地又為武陵郡之西

陽縣地武帝於此置涪陵縣蜀先主立黔安郡後周建德三年置黔州貞觀四年移州治於涪陵江東彭水之

東

是時遠方諸國來朝貢者甚衆服裝詭異中書侍郎

顏師古請圖寫以示後作王會圖從之

考異曰實錄新舊傳皆云正

會圖按汲冢周書有王會篇柳宗元饒鼓歌呂述燕憂斯朝貢圖皆作王會今從之

乙丑牂柯酋

長謝能羽及充州蠻入貢

牂音臧柯音哥

詔以牂柯為牂州

昆

東九百里即牂柯蠻國其王號鬼主其別帥曰羅殿王東距辰州二千四百里其南一千五百里即交州也牂州之北一百五十里有別部曰充州蠻牂柯音臧哥

党項酋長細封步賴來降以

其地為軌州各以其酋長為刺史党項地亘三千里姓  
別為部不相統壹細封氏費聽氏往利氏頗超氏野辭  
氏旁當氏米擒氏拓跋氏皆大姓也步賴既為唐所禮  
餘部相繼來降以其地為岨奉巖遠四州

党項漢西羌  
別種魏晉後

微甚周滅宕昌鄧至而党項始強其地古析支也東距  
松州西葉護南春桑達桑等羌北吐谷渾山谷崎嶇大  
抵三千里拓跋氏之後為西夏李繼遷党  
底朗翻酋慈由翻長知兩翻降戶江翻

是歲戶部

奏中國人自塞外歸及四夷前後降附者男女一百二

十餘萬口 房玄齡王珪掌内外官考

唐方法凡百司  
之長歲校其屬

功過差以九等流內之官叙以四善一日德義有聞二  
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稱四曰恪勤匪懈善狀之外  
有二十七最一日獻可替否拾遺補闕為近侍之最二  
曰銓衡人物擢盡才良為選司之最三曰揚清激濁寢  
貶必當為考校之最四曰禮制儀式動合經典為禮官  
之最五曰音律克諧不失節奏為樂官之最六曰決斷  
不滯與奪合理為判事之最七曰部統有方警守無失  
為宿衛之最八曰兵士調習戎裝充備為督領之最九  
曰推鞠得情處斷平允為法官之最十曰警校行審明  
於刑定為校正之最十一曰承旨敷奏吐納明敏為宣  
納之最十二曰訓導有方生徒克業為學官之最十三  
曰賞罰嚴明攻戰必勝為軍將之最十四曰禮義興行  
肅清所部為政教之最十五曰詳錄典正詞理無舉為  
文史之最十六曰訪察精審彈舉必當為糾正之最十  
七曰明於勘覆稽失無隱為句檢之最十八曰職事修  
理供承彊濟為監察之最十九曰功課皆充丁匠無怨



為役使之最二十曰耕耨以時收穫成課為屯官之最  
二十一曰謹於蓋藏明於出納為倉庫之最二十二曰  
推步盈虛究理精密為厯官之最二十三曰占候醫卜  
效驗多著為方術之最二十四曰檢察有方行旅無壅  
為關津之最二十五曰市廛弗擾姦濫不行為市司之  
最二十六曰牧養肥碩蓄息滋多為牧官之最二十七  
曰邊境清肅城隍修理為鎮防之最一最四善為上上  
一最三善為上中一最二善為上下無最而有二善為  
中上無最而有一善為中中職事粗理善最不聞為中  
下愛憎任情處斷乖理為下上背公向私職事廢闕為  
下中居官諂詐貪濁有狀為下下凡  
定考皆集於尚書省唱第然後奏

治書侍御史萬年

權萬紀奏其不平

治直之翻

上命侯君集推之魏徵諫曰玄

齡珪皆朝廷舊臣素以忠直為陛下所委所考既多其

間能無一二人不當

當丁浪翻

察其情終非阿私若推得其

事則皆不可信豈得復當重任且萬紀比來恒在考堂

曾無駁正

復扶又翻比毗至翻恒戶登翻

及身不得考乃始陳論此正

欲激陛下之怒非竭誠徇國也使推之得實未足裨益

朝廷若其本虛徒失陛下委任大臣之意臣所愛者治

體治直吏翻非敢苟私二臣上乃釋不問濮州刺史龐相

壽坐貪污解任

濮博木翻龐薄江翻

自陳嘗在秦王幕府上憐之

欲聽還舊任魏徵諫曰秦王左右中外甚多恐人人皆

特恩私足使為善者懼上欣然納之謂相壽曰我昔為秦王乃一府之主今居大位乃四海之主不得獨私故人大臣所執如是朕何敢違賜帛遣之相壽流涕而去

四年春正月李靖帥驍騎三千自馬邑進屯惡陽嶺

惡陽

嶺在定襄古城南善陽嶺在白道川南帥讀曰率驍堅堯翻騎奇寄翻

夜襲定襄破之

舊志

朔州馬邑郡治善陽縣漢定襄縣地有秦時馬邑城武周塞後魏置柔然郡隋置善陽縣人隋志雲州定襄郡治大利城即文帝所築以處突厥啟民可汗者也李靖所襲破者當是北城唐謂之北定襄城又舊志曰雲州隋馬邑郡之雲內縣恒安鎮也貞觀十四年自朔州北定襄城移雲州及定襄縣置於此即後魏所都平城也

開元二十年改定襄為雲中縣而武德四年已分忻州之秀容為定襄縣今見於九域志者忻州之定襄而北定襄自石晉割地入于北國其名晦矣宋祁曰古定襄城其地南大河北白道畜牧廣衍龍荒之最壞宋白曰朔州北三百餘里定襄故城後魏初之雲中也突厥頡利可汗不意靖狎至厥勿翻頡異結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大驚曰唐不傾國而來靖何敢孤軍

至此其衆一日數驚乃徙牙於磧口

大磧之口也磧七迹翻

靖復

遣諜離其心腹

復扶又翻諜連協翻

頡利所親康蘇密以隋蕭后

及煬帝之孫政道來降

蕭后入突厥見一百八十八卷高祖武德二年降戶江翻下同

乙亥至京師先是有降番言中國人或潜通書啟於蕭

后者

先志  
萬翻

至是中書舍人楊文瓘請鞠之上曰天下未

定突厥方彊愚民無知或有斯事今天下已安既往之

罪何須問也李世勣出雲中與突厥戰於白道大破之

漢地理志雲中郡治雲中縣酈道元曰雲中城東八十里有成樂城今雲中郡治一名石盧城又有後魏雲中宮在雲中故城東四十里虞氏記云趙武侯自五原河曲築長城東至陰山又於河西造一大城其一箱崩不就乃改卜陰山河曲而禱焉晝見羣鵠遊於雲中徘徊經日見大光在其下武侯曰此為我乎乃即其處築城今雲中故城是也又有芒干水出塞外南逕陰山東西千餘里芒干水入西南逕白道南谷口有城在右紫帶長城背山面澤謂之白道自北出有高原謂之白道嶺芒干水又南西逕雲中城北新志雲州雲中縣有陰山

道青坡道皆出兵路宋白曰漢雲中郡在唐勝州東北  
四十里榆林縣界雲中故城是也趙武侯所築漢五原  
故城亦在今勝  
州榆林縣界  
二月己亥上幸驪山溫湯  
驪力  
知翻  
甲

辰李靖破突厥頡利可汗於陰山

厥九勿翻頡奚結翻  
可從刊入聲汗音寒

先是頡利既敗竄於鐵山

鐵山蓋在陰山  
北先悉薦翻

餘衆尚數萬

遣執失思力入見謝罪請舉國內附身自入朝

見賢遍  
翻朝直

遣上遣鴻臚卿唐儉等慰撫之又詔李靖將兵迎頡利

翻上遣鴻臚卿唐儉等慰撫之又詔李靖將兵迎頡利

將即亮翻  
頡利外為卑辭內實猶豫欲俟草青馬肥亡

入漠北靖引兵與李世勣會白道相與謀曰

考異曰  
舊書靖傳

以為謀出於靖勛傳以為  
謀出於勛蓋相與謀耳

頡利雖敗其衆猶盛若走度

磧北保依九姓

新書回鶻傳有九姓曰藥羅葛曰胡吐  
葛曰屈羅勿曰獨歌息訖曰阿勿喃曰

葛薩曰斛嗚素曰藥勿葛曰奚邪勿此回紇後來彊盛  
所服九姓是時所謂九姓即謂拔野古延陀回紇之屬

道阻且遠追之難及今詔使至彼

使疏  
吏翻

虜必自寬若選

精騎一萬齎二十日糧往襲之不戰可擒矣

騎奇  
寄翻

以其

謀告張公謹公謹曰詔書已許其降

降戶  
江翻

使者在彼奈

何擊之靖曰此韓信所以破齊也

謂漢遣酈食其說下  
齊韓信乘其無備襲

破之使  
疏吏翻

唐儉輩何足惜遂勒兵夜發世勛繼之軍至陰

山遇突厥千餘帳俘以隨軍頡利見使者大喜意自安

靖使武邑蘇定方帥二百騎為前鋒

武邑縣前漢屬信都後漢屬安平晉

屬武邑即後齊廢隋開皇六年

復置屬冀州帥讀曰率下同

乘霧而行去牙帳七里

虜乃覺之頡利乘千里馬先走靖軍至虜衆遂潰

考異曰

舊書靖傳曰靖軍逼其牙帳十五里虜始覺定方傳曰

靖使定方為前鋒乘霧而行去賊一里許忽然露歇望

見其牙帳掩擊殺數十百人

頡利畏威先走今從唐歷

唐儉脫身得歸靖斬首萬

餘級俘男女十餘萬獲雜畜數十萬

蓄許殺翻

殺隋義成公

主擒其子疊羅施頡利帥萬餘人欲度磧李世勣軍於



磧口頡利至不得度其大酋長皆帥衆降

頡奚結翻帥讀曰率磧七

述翻

世勦虜五萬餘口而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

斥地自陰山北至

大漠

此後方盡有隋恒安定裏之地

露布以聞

丙午上還宮

甲寅

以克突厥赦天下

厥九勿翻

以御史大夫溫彥博為中書令

守侍中王珪為侍中守戶部尚書戴胄為戶部尚書參

預朝政太常少卿蕭瑀為御史大夫與宰臣參議朝政

朝直遙翻少詩照翻瑀音禹

三月戊辰以突厥夾畢特勒阿史那

思摩為右武候大將軍四夷君長詣闕請上為天可汗

長知兩翻下同可  
從刊八聲汗音寒

上曰我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

乎羣臣及四夷皆稱萬歲是後以璽書賜西北君長皆

稱天可汗

里所氏翻

庚午突厥思結侯斤帥衆四萬來降

侯渠

之翻丙子以突厥可汗為右衛大將軍北平郡王初始畢

可汗以啟民母弟蘇尼失為沙鉢羅設督部落五萬家

牙直靈州西北及頡利政亂蘇尼失所部獨不攜貳

尼女

夷翻突利之來奔也

見去年十二月

頡利立之為小可汗及頡利

敗走往依之將奔吐谷渾

吐從嗽入聲谷音浴

大同道行軍總管

任城王道宗引兵逼之

新志曰黃河東端有古大同城今大同城永濟橋也北連大泊

十七里至金河任晉至

使蘇尼失執送頡利頡利以數騎夜走匿

於荒谷

頡利結翻騎奇寄翻

蘇尼失懼馳追獲之庚辰行軍副總

管張寶相帥衆奄至沙鉢羅營俘頡利送京師蘇尼失

舉衆來降

帥讀曰率方異曰太宗實錄云蘇尼失舉衆歸國因以頡利屬于軍吏舊傳云蘇尼失

今子忠擒頡利以獻蓋寶相逼之而蘇尼失使忠獻之也

漠南之地遂空 蔡成公

杜如晦疾篤

杜如晦先封蔡國公薨後徙封萊國公賀瑒諡法佐相克終曰成民和臣福曰成

上遣太子問疾又自臨視之甲申薨上每得佳物輒思

如晦遣使賜其家

使疏更翻

久之語及如晦必流涕謂房玄

齡曰公與如晦同佐朕今獨見公不見如晦矣突厥

頡利可汗至長安

展九勿翻

夏四月戊戌上御順天樓

舊書帝紀

曰御順天門唐六史皇城南門中曰承天門隋開皇二年作初曰廣陽門仁壽元年改曰昭陽門武德元年改曰順天門神龍元年改曰承天門若元正冬至大陳設燕會赦過宥罪除舊布新受萬國之朝貢四夷之賓客則御承天門以聽政蓋古之外朝也順天樓即順天門樓

盛陳文物引見頡利數之

曰汝藉父兄之業縱淫虐以取亡罪一也數與我盟而

背之二也恃彊好戰暴骨如莽三也蹂我稼穡掠我子

女四也我宥汝罪存汝社稷而遷延不來五也然自便

橋以來不復大入為寇

便橋事見一百九十一卷高祖武德九年見賢通翻數所具翻

又所主翻數與所角翻背蒲妹翻好呼報翻暴步卜翻復扶又翻下復何同蹀人九翻

以是得不

死耳頡利哭謝而退詔館於太僕厚廩食之

館古換翻食讀曰臥

上皇聞擒頡利歎曰漢高祖困白登不能報今我子能

滅突厥吾託付得人復何憂哉

復扶又翻

上皇召上與貴臣

十餘人及諸王妃主置酒凌煙閣

閣本太極宮圖兩儀殿之北為延嘉殿延

嘉殿之東為功臣閣功臣閣之東為凌煙閣

酒酣上皇自彈琵琶上起舞公

卿迭起為壽遠夜而罷突厥既亡

厥凡

其部落或北附

薛延陀或西奔西域其降唐者尚十萬口詔羣臣議區

處之宜

降戶江翻下同處昌呂翻

朝士多言邊蕃自古為中國患今

幸而破亡宜悉徙之河南兗豫之間

此兗豫言禹迹九州大界也朝直達

翻

分其種落

種章勇翻下種類同

散居州縣教之耕織可以化胡

虜為農民永空塞北之地中書侍郎顏師古以為突厥

鐵勒皆上古所不能臣陛下既得而臣之請皆寘之河

北

河北謂北河之北

分立酋長領其部落則永永無患矣

酋慈由翻

長知兩翻下同禮部侍郎李百藥以為突厥雖云一國然其種

類區分各有酋帥

帥所類翻

今宜因其離散各即本部署為

君長

長知兩翻

不相臣屬縱欲存立阿史那氏唯可使存其

本族而已國分則弱而易制勢敵則難相吞滅各自保

全必不能抗衡中國仍請於定襄置都護府為其節度

此安邊之長策也

酋慈秋翻長知兩翻易以疏翻下未易易為同

夏州都督竇

靜

夏戶雅翻

以為邊塞之民其性反覆不可以刑法威不可

以仁義教況彼首丘之情未易忘也

首武又翻記曰孤死正丘首

置

之中國有損無益恐一旦變生犯我王略莫若因其破

亡之餘施以望外之恩假之王侯之號妻以宗室之女

妻七  
細翻分其土地析其部落使其權弱勢分易為羈制可

使常為藩臣永保邊塞易以  
鼓翻溫彥博以為徙於兗豫之

間則乖違物性非所以存養之也請準漢建武故事置

降匈奴於塞下全其部落順其土俗以實空虛之地使

為中國扞蔽策之善者也魏徵以為突厥世為寇盜百

姓之讎也厥九  
勿翻今幸而破亡陛下以其降附不忍盡殺



宜縱之使還故土不可留之中國夫邊番心難忖度弱

則請服彊則叛亂固其常性

降戶江翻

今降者衆近十萬數

年之後蕃息倍多

近其新翻蕃扶元翻

必為腹心之疾不可悔也

晉初諸番與民雜居中國郭欽江統皆勸武帝驅出塞

外以絕亂階

郭欽論見八十一卷晉武帝太康元年江統論見八十三卷惠帝永熙九年

武

帝不從後二十餘年伊洛之間遂為氐裘之域此前事

之明鑑也彥博曰王者之於萬物天覆地載靡有所遺

覆數救翻

今突厥窮來歸我奈何棄之而不受乎孔子曰有

教無類若救其死亡授以生業教之禮義數年之後悉

為吾民選其酋長使入宿衛

酋悉由朔  
長知兩部

畏威懷德何後

患之有上卒用彥博策處突厥降衆

卒子恤  
處昌呂

東自幽

州西至靈州分突利故所統之地置順祐化長四州都

督府又分頡利之地為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雲

中都督府以統其衆

定襄都督府備治寧朔雲中都督  
府備治朔方之境按寧朔縣亦屬

朔方郡舊書溫彥博傳曰帝從彥博議處降  
人於朔方之地則二都督府備治朔方明矣

五月辛未

以突利為順州都督使帥部落之官

順州備治營州南  
之五柳戌帥讀曰

率上戒之曰爾祖啟民挺身奔隋隋立以為大可汗奄

有北荒

事見一百七十八卷隋文帝開皇十九年可從刊入聲汗音寒

爾父始畢反為

隋患

事見一百八十二卷煬帝大業十一年

天道不容故使爾今日亂亡

如此我所以不立爾為可汗者懲啟民前事故也今命

爾為都督爾宜善守國法勿相侵掠非徒欲中國久安

亦使爾宗族永全也壬申以阿史那蘇尼失為懷德郡

王阿史那思摩為懷化郡王頡利之亡也

頡利諸部落結翻

諸部落

酋長皆棄頡利來降

首慈由翻長知兩翻降戶江翻

獨思摩隨之竟與

頡利俱擒上嘉其忠拜右武侯大將軍尋以為北開州

都督使統頡利舊衆

考異曰舊傳云為化州都督按化州乃突利故地安得云統頡利

卸落也

丁丑以右武衛大將軍史大柰為豐州都督

隋以五原

即置豐州大業初廢唐初張長遜降復置豐州尋廢是年復以突厥降戶置豐州九原郡

其餘酋長

至者皆拜將軍中郎將布列朝廷

將即亮翻朝直通翻

五品已上

百餘人殆與朝士相半因而入居長安者近萬家

近其新翻

辛巳詔自今訟者有經尚書省判不服聽於東宮上

啟委太子裁決

上時掌翻

若仍不伏然後聞奏

丁亥御史

大夫蕭瑀劾奏李靖破頡利牙帳御軍無法突厥珍物

虜掠俱盡請付法司推科

瑀音禹勅戶槩翻又戶得翻下同頡矣結翻厥九勿翻

方異曰舊傳御史大夫溫彥博害其功譖靖軍無綱紀致令唐中奇實散於亂兵之手據實錄彥博二月己為中書令三月始禽頡利今從實錄上特敕勿劾及靖入見見賢通翻上大加

責讓靖頓首謝久之上乃曰隋史萬歲破達頭可汗有

功不賞以罪致戮

可從刊入唐汗音寒事見一百七十九卷隋文帝開皇二十年

朕則

不然錄公之功赦公之罪加靖左光祿大夫賜絹千匹

加真食邑通前五百戶未幾上謂靖曰前有人讒公今

朕意已寤公勿以為懷復賜絹二千匹

幾居豈翻復扶又翻

林

邑獻火珠

唐書婆利東有羅刹國其人極陋朱髮黑身獸牙鷹爪與林邑

作市以夜而來自掩其

面其國出大珠狀如水精日午時以珠承日影以艾承之則火出

有司以其表辭不順

請討之上曰好戰者亡

好呼到翻

隋煬帝頡利可汗皆耳目

所親見也小國勝之不武況未可必乎語言之間何足

介意六月丁酉以阿史那蘇尼失為北寧州都督以

中郎將史善應為北撫州都督

尼女夷翻特即亮翻

壬寅以右驍

衛將軍康蘇為北安州都督

此三州與祐化長北開四州後皆省史善應亦阿史

即種史單書其姓耳號堅亮翻

乙卯發卒修洛陽宮以備巡幸給事

中張玄素上書諫上時以為洛陽未有巡幸之期而預

修宮室非今日之急務昔漢高祖納婁敬之說自洛陽

遷長安事見十一卷豈非洛陽之地不及關中之形勝

邪和音景帝用晁錯之言而七國構禍事見十六卷漢

暹翻錯陛下今處突厥於中國處昌呂翻突厥之親何

如七國豈得不先為憂而宮室可遽興乘輿可輕動哉

來純臣見隋氏初營宮室近山無大木皆致之遠方二

千人曳一柱以木為輪則憂摩火出乃鑄鐵為轂行一  
二里鐵轂輒破別使數百人齎鐵轂隨而易之

轂古  
棟翻盡

日不過行二三十里計一柱之費已用數十萬功則其  
餘可知矣陛下初平洛陽凡隋氏宮室之宏侈者皆令

毀之

見一百八十九卷高祖  
武德四年令力丁翻

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

日惡之而今日效之也

復扶人翻  
惡烏路翻

且以今日財力何如

隋世陛下役瘡痍之人襲亡隋之弊恐又甚於煬帝矣  
上謂玄素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役



不息亦同歸於亂耳上歎曰吾思之不熟乃至於是顧謂房玄齡曰朕以洛陽土中朝貢道均意欲便民故使營之今玄素所言誠有理宜即為之罷役

為于偽翻

後日或

以事至洛陽雖露居亦無傷也仍賜玄素綵二百匹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乙丑上問房玄齡蕭瑀曰

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文帝勤於為治每臨朝或至日

昃五品已上引坐論事衛士傳飧而食

侍衛未得下牙不皇坐食故立

駐傳餐而食也治直吏翻下同朝直遙翻飧干安翻

雖性非仁厚亦勵精之主也

上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則照

有不通喜察則多疑於物事皆自決不任羣臣天下至

廣一日萬機雖復勞神苦形豈能一一中理羣臣既知

主意唯取決受成雖有愆違莫敢諫爭此所以二世而

亡也

喜許記翻復扶又翻  
中竹仲翻爭讀曰諍

朕則不然擇天下賢才寘之

百官使思天下之事關由宰相審熟便安然後奏聞有

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力以修職業何憂天下

之不治乎因敕百司自今詔勅行下有未便者皆應執

奏母得阿從不盡已意 癸酉以前太子少保李綱為

太子少師以魚御史大夫蕭瑀為太子少傅

唐東宮三少並正二

品掌教諭太子少

李綱有足疾上賜以步輿

步輿即步挽輿也

始照翻瑀音禹

使之乘至閣下數引入禁中問以政事

數所角翻

每至東宮

太子親拜之太子每視事上令綱與房玄齡侍坐

坐但卧翻

先是蕭瑀與宰相參議朝政

先志為翻朝直遙翻

瑀氣剛而辭辯

房玄齡等皆不能抗上多不用其言

方異曰舊傳云玄齡等心知其是

不用其言按玄齡若用心如此安得為賢相且事之用捨在太宗非由玄齡今不取

玄齡魏徵溫

彥博嘗有微過瑀劾奏之

勅戶縣翻 又戶得翻

上竟不問瑀由此

怏怏自失

瑀音禹 怏於兩翻

遂罷御史大夫為太子少傅不復

預聞朝政

復扶又翻 朝直遙翻

西突厥種落散在伊吾

伊吾即漢伊吾盧之

地在大磧外東至陽關二千七百里是年置伊

吾縣反伊州伊吾郡於其地厥九勿翻種章勇翻

詔

以涼州都督李大亮為西北道安撫大使於磧口貯糧

此磧即伊吾東之磧使疏

來者賑給使者招慰相望於

吏翻磧七迹翻貯丁呂翻

道

賑津忍翻 使疏吏翻

大亮上言

上時掌翻

欲懷遠者必先安近中國

如本根四夷如枝葉疲中國以奉四夷猶拔本根以益

枝葉也臣遠考秦漢近觀隋室外事戎狄皆致疲弊今

招致西突厥但見勞費未見其益况河西州縣蕭條

北涼

瓜沙肅等州皆河西也

突厥微弱以來始得耕穫今又供億此役

民將不堪不若且罷招慰為便伊吾之地率皆沙磧其

人或自立君長求稱臣內屬者羈縻受之使居塞外為

中國藩蔽此乃施虛惠而收實利也上從之 八月丙

午詔以常服未有差等自今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

服緋六品七品服綠八品服青婦人從其夫色

自四品以下緋

緣青有深淺之異  
九品則服淺青

甲寅詔以兵部尚書李靖為右僕

射靖性沈厚

沈持林翻

每與時宰參議恂恂如不能言 突

厥既亡營州都督薛萬淑遣契丹酋長貪没折說諭東

北諸夷奚霫室韋等十餘部皆內附

說輪苗翻下同霫而立翻

萬淑

萬均之兄也

戊午突厥欲谷設來降

厥九勿翻降戶江翻

欲谷

設突利之弟也頡利敗欲谷設奔高昌聞突利為唐所

禮遂來降

九月戊辰伊吾城主入朝

朝直造翻

隋末伊吾

內屬置伊吾郡隋亂臣於突厥頡利既滅舉其屬七城

來降

顏吳結翻降戶江翻

因以其地置西伊州

西伊州六年改曰伊州

思

結部落饑貧朔州刺史新豐張儉招集之其不來者仍

居磧北

磧七達翻

親屬私相往還儉亦不禁及儉徙勝州都

督州司奏思結將叛詔儉往察之儉單騎入其部落說

諭徙之代州即以儉檢校代州都督思結卒無叛者

騎奇

寄翻說式芮翻牟子微翻

儉因勸之營田歲大稔儉恐虜蓄積多有

異志奏請和糴以充邊儲部落喜營田轉力而邊備實

焉丙子開南蠻地置貴州夷州

二州皆漢牂柯郡之地武德四年以思州

寧夷縣置夷州貞觀元年廢是年復以思州之都工縣  
開南蠻置夷州義泉郡隋之明陽郡地也費州涪川郡  
隋黔安郡之涪川縣地是年分思州之涪川扶  
陽并開南蠻置宋白曰費州因州界費水為名

巳卯

上幸隴州

後魏分涇岐二州之地置東秦州大統十七  
年改隴州治汧源縣在長安西四百九十六

里

冬十一月壬辰以右衛大將軍侯君集為兵部尚

書參議朝政 甲子車駕還京師 上讀明堂鉞灸書

云人五藏之系咸附於背

唐藝文志有黃帝明堂經明  
堂儀側人圖明堂人形圖明

堂孔穴圖皆鉞灸之書也藏  
徂浪翻鉞諸身翻灸居入翻

戊寅詔自今毋得笞囚背

十二月甲辰上獵於鹿苑

武德元年分京兆  
之高陵置鹿苑縣

乙巳還



宮 甲寅高昌王麴文泰入朝西域諸國咸欲因文泰

遣使入貢

朝直遣翻  
使疏吏翻

上遣文泰之臣厭怛紇于往迎之

厭於葉翻但當

割翻紇下沒翻

魏徵諫曰昔光武不聽西域送侍子置

都護以為不以蠻夷勞中國

事見四十三卷漢光武建武二十三年

今天

下初定前者文泰之來勞費已甚

此即謂文泰入唐境之時

今借使

十國入貢其徒旅不減千人邊民荒耗將不勝其弊若

聽其商賈往來與邊民交市則可矣

勝音升  
賈音古

儻以賓客

遇之非中國之利也時厭怛紇于已行上遽令止之

諸宰相侍宴上謂王珪曰卿識鑒精通復善談論

復狀又翻

玄齡以下卿宜悉加品藻且自謂與數子何如對曰攷

攷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玄齡才無文武出將入相臣

不如李靖數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溫彥博處繁治

劇衆務畢舉臣不如戴胄

處昌呂翻治直之翻

恥君不及堯舜以

諫爭為已任臣不如魏徵至於激濁揚清嫉惡好善

呼好

臣於數子亦有微長上深以為然衆亦服其確論

確亮

上之初即位也嘗與羣臣語及教化上曰今承大

亂之後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對曰不然久安之民驕  
佚驕佚則難教經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譬猶饑者  
易為食渴者易為飲也

孟子之言  
易以政訓

上深然之封德彝非

之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  
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邪魏徵書生未識時務若信  
其虛論必敗國家

徵補  
遺訓

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昔

黃帝征蚩尤顓頊誅九黎湯放桀武王伐紂皆能身致

太平

神農氏世表蚩尤為暴虐黃帝征之禽殺蚩尤少  
皞氏衰九黎亂德顓頊誅之成湯放桀于南巢武

王穀紂  
于牧野

豈非承大亂之後邪若謂古人淳朴漸至澆訛

則至於今日當悉化為鬼魅矣

邪音即澆堅  
亮翻魅音媚

人主安得

而治之上卒從微言

治直之翻  
卒子恤翻

元年關中饑米斗直絹

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上勤而撫之民雖東西就

食未嘗嗟怨是歲天下大稔流散者咸歸鄉里米斗不

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纔三十九人東至於海南極五

嶺皆外戶不閉

斷丁亂翻孔穎達曰外戶而不閉者扉  
從外闔也不閉者不用關閉之也重門

擊柝木架暴客既無盜竊亂賊則戶無佚十閉也但  
馬風塵入寢故設扉耳無所捍拒故從外而掩也

行

旅不齎糧取給予道路馬上謂長孫無忌曰貞觀之初

上書者皆云人主當獨運威權不可委之臣下又云宜

震耀威武征討四夷唯魏徵勸朕偃武修文中國既安

四夷自服朕用其言今頡利成擒其酋長並帶刀宿衛

部落皆襲衣冠徵之力也但恨不使封德彝見之耳

封德

彝薨于元年

徵再拜謝曰突厥破滅海內康寧皆陛下威德

臣何力焉上曰朕能任公公能稱所任

稱人證翻

則其功豈

獨在朕乎房玄齡奏閱府庫甲兵遠勝隋世上曰甲

兵武備誠不可闕然煬帝甲兵豈不足邪卒亡天下

于

恤 翻 若公等盡力使百姓乂安此乃朕之甲兵也 上謂

秘書監蕭瑒曰卿在隋世數見皇后乎

隋煬帝蕭后瑒同產也故帝問

及之數 對曰彼兒女且不得見臣何人得見之魏徵曰

臣聞煬帝不信齊王恒有中使察之

煬帝猜防齊王暕事略見隋紀恒戶

登翻使 聞其宴飲則曰彼營何事得遂而喜聞其憂悴

悴泰 則曰彼有他念故爾父子之間且猶如是況他人

醉翻 乎上笑曰朕今視楊政道勝煬帝之於齊王遠矣瑒瑒

之兄也

瑪音高

西突厥肆葉護可汗既先可汗之子為

衆所附莫賀咄可汗所部酋長多歸之

厥九勿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

吐當沒翻首慈由翻長知兩翻

肆葉護引兵擊莫賀咄莫賀咄兵敗逃

於金山為泥熟設所殺諸部共推肆葉護為大可汗

肆葉

護與莫賀咄相攻事始上二年

五年春正月詔僧尼道士致拜父母

尼女夷翻

癸酉上大

獵於昆明池四夷君長咸從

長知兩翻從才用翻

甲戌宴高昌王

文泰及羣臣丙子還宮親獻禽于大安宮

癸未朝集

使趙郡王孝恭等上表以四夷咸服請封禪

朝直遙翻  
上時掌翻

上手詔不許

此元正朝集既畢將歸者唐制凡天下朝集使皆以十月二十五日至京師十一月

一日戶部引見訖於尚書省與羣官禮見然後集于考堂應考績之事元日陳其貢篚於殿庭朝直遙翻使疏

吏翻有司上言皇太子當冠用二月吉請造兵備儀仗

上時掌翻冠古玩翻唐皇太子冠禮詳見新書禮樂志

上曰東作方興宜改用十

月少傅蕭瑀奏據陰陽不若二月

少始照翻

上曰吉凶在人

若動依陰陽不顧禮義士可得乎循正而行自與吉會

農時最急不可失也

二月甲辰詔諸州有京觀處

觀古



玩無問新舊宜悉剗削加土為墳掩蔽枯朽勿令暴露

已酉封皇弟元裕為鄆王

鄆古外翻

元名為譙王靈夔為

魏王元祥為許王元曉為密王庾戌封皇子曄為梁王

暉為郢王

惜於今翻暉於粉翻郢音談

貞為漢王治為晉王慎為申

王囂為江王簡為代王

夏四月壬辰代王簡薨 壬

寅靈州斛薛叛

斛薛部內附處之靈州今叛

任城王道宗追擊破之

任音壬

隋末中國人多沒於突厥

厥九勿翻

及突厥降上遣

使以金帛贖之

降戶江翻使疏吏翻下同

五月乙丑有司奏凡得男

女八萬口 六月甲寅太子少師新昌貞公李綱薨初

周齊王憲女孀居無子綱贍恤甚厚綱薨其女以父禮

喪之

李綱先為齊王憲參軍事見一百七十三卷陳宣帝大建十年

秋八月甲辰遣

使詣高麗

見力知翻

收隋氏戰亡骸骨葬而祭之 河內人

李好德得心疾妄為妖言

好呼到翻妖於驕翻

詔按其事大理丞

張蘊古奏好德被疾有徵

徵明也證也驗也被皮義翻下同

法不當坐

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劾奏蘊古貫在相州

貫鄉籍也治且之翻勅戶

禁翻又戶得翻相息亮翻

好德之兄厚德為其刺史情在阿縱按事

不實上怒命斬之於市既而悔之因詔自今有死罪雖  
令即決仍三覆奏乃行刑權萬紀與侍御史李仁發俱  
以告訐有寵於上

訐居  
謁翻

由是諸大臣數被譴怒

數所  
角翻

魏

徵諫曰萬紀等小人不識大體以訐為直以讒為忠陛  
下非不知其無堪蓋取其無所避忌欲以警策羣臣耳  
而萬紀等挾恩依勢逞其姦謀凡所彈射

射而  
亦翻

皆非有

罪陛下縱未能舉善以厲俗奈何昵姦以自損乎

昵尼  
質翻

上默然賜絹五百匹久之萬紀等姦狀自露皆得罪

為  
帝

疎權萬  
紀張本

九月上修仁壽宮更名曰九成宮又將修洛

陽宮民部尚書戴胄表諫以亂離甫爾百姓彫弊帑藏

空虛若營造不已公私勞費殆不能堪

更工衙翻  
藏祖浪翻

上嘉

之曰戴胄於我非親但以忠直體國知無不言故以官

爵酬之耳久之竟命將作大匠竇璡修洛陽宮璡鑿池

築山彫飾華靡上遽命毀之免璡官

璡將都翻  
又則力翻

冬十

月丙午上遂免於後苑

唐長安苑城表遠色漢長安故  
城在其中程大昌曰唐太極宮

之北有內苑有禁苑太極宮居都城之北內苑又居宮  
北禁苑又居內苑之北禁苑廣矣西面全包漢之都城

東抵霸水其西南兩面掘出太極宮前與承天門相齊  
承天門之西排立三門皆禁苑之門也日光化曰芳林  
曰景耀六典曰禁苑在大內宮城之北北臨  
渭水東距漘川西盡都城其周一百二十里

左領軍將

軍執失思力諫曰天命陛下為華夷父母奈何自輕上

又將逐鹿思力脫巾解帶跪而固諫上為之止

為子  
偽翻

初上令羣臣議封建魏徵議以為若封建諸侯則卿大

夫咸資俸祿必致厚歛

歛力  
贍翻

又京畿賦稅不多所資畿

外若盡以封國邑經費頓闕又燕秦趙代俱帶外夷

燕  
因

若有警急追兵內地難以奔赴禮部侍郎李百藥以

肩  
翻

為運祚修短定命自天堯舜大聖守之而不能固漢魏  
微賤拒之而不能却今使勲戚子孫皆有民有社易世  
之後將驕淫自恣攻戰相殘害民尤深不若守令之迭

居也

守式  
人翻

中書侍郎顏師古以為不若分王諸子勿令

過大間以州縣

王于況翻  
間古覓翻

雜錯而居互相維持使各守

其境協力同心足扶京室為置官寮皆省司選用

為于  
偽翻

省司謂尚  
書省主者

法令之外不得擅作威刑朝貢禮儀具為條

式一定此制萬世無虞

朝立  
還翻

十一月詔皇家宗室及勲

賢之臣宜令作鎮藩部貽厥子孫非有大故毋或黜免  
所司明為條例定等級以聞 丁巳林邑獻五色鸚鵡

鸚鵡能言鳥也萬震南州志曰鸚鵡有三種一種白一  
種青一種五色交州以南諸國盡有之白及五色者性  
尤慧解陸佃埤雅鸚鵡人舌能言青羽赤喙蓋青者又  
凡種也舊說衆鳥足趾前三後一其目下睨眄上隼鸚  
鵡四趾齊分兩睨俱動如人目睨 九依翻眼睨也眄則治翻目動也 丁卯新羅獻美女二

人魏徵以為不宜受上喜曰林邑鸚鵡猶能自言苦寒  
思歸其國况二女遠別親戚乎并鸚鵡各付使者而歸

之使疏吏翻

倭國遣使入貢

倭鳥禾翻

上遣新州刺史高表仁

持節往撫之表仁與其王爭禮不宣命而還

還從宣翻  
又如字

丙子上祀園丘 十二月太僕寺丞李世南開党項

之地十六州四十七縣

党底  
朗翻

上謂侍臣曰朕以死刑

至重故令三覆奏蓋欲思之詳熟故也而有司須臾之  
間三覆已訖又古刑人君為之徹樂減膳朕庭無常設  
之樂然常為之不啖酒肉但未有著令又百司斷獄唯  
據律文雖情在可矜而不敢違法其間豈能盡無冤乎  
丁亥制決死囚者二日中五覆奏下諸州者三覆奏行



刑之日尚食勿進酒肉

為于偽翻斷丁亂翻唐尚食局屬殿中監有奉御直長掌御膳

內教坊及太常不舉樂

武德中置內教坊于禁中有內教博士太常寺有大樂署鼓吹

署

皆令門下覆視有據法當死而情可矜者錄狀以聞

由是全活甚衆其五覆奏者以決前一二日至決日又

三覆奏唯犯惡逆者一覆奏而已

隋立十惡之科四曰惡逆謂毆及謀殺祖

父母父母殺伯叔父母姑兄子外祖父母大夫之祖父母父母者唐遵用之

已亥朝集使

利州都督武士彠等復上表請封禪

朝立遙翻獲一號翻復扶又翻

不

許壬寅上幸驪山溫湯戊申還宮

上謂執政曰朕

常恐因喜怒妄行賞罰故欲公等極諫公等亦宜受人

諫不可以已之所欲惡人違之

惡烏路翻

苟自不能受諫安

能諫人 康國求內附

康國即漢康居國一曰薩末鞬亦曰毘抹建元魏謂之悉萬斤

其王姓溫本月氏人始居祁連北昭武城為突厥所破稍南依葱嶺即有其地以昭武為姓亦不忘本也 上

曰前代帝王好招來絕域以求服遠之名無益於用而  
糜弊百姓今康國內附儻有急難於義不得不救師行  
萬里豈不疲勞勞百姓以取虛名朕不為也遂不受謂  
侍臣曰治國如治病病雖愈猶宜將護儻遽自放縱病

復作則不可救矣今中國幸安四夷俱服誠自古所希

然朕日慎一日唯懼不終故欲數聞卿輩諫爭也

好呼到翻

難乃旦翻治直之翻後扶又翻數所角翻爭讀日諄

魏徵曰內外治安臣不以為

喜唯喜陛下居安思危耳

治直吏翻

上嘗與侍臣論獄魏

徵曰煬帝時嘗有盜發帝令於士澄捕之

於如字姓也出何承天姓

苑

少涉疑似皆拷訊取服

少始治翻拷音考

凡二千餘人帝悉

令斬之

令力丁翻

大理丞張元濟恠其多試尋其狀內五人

嘗為盜餘皆平民竟不敢執奏盡殺之上曰此豈唯煬

帝無道其臣亦不盡忠君臣如此何得不亡公等宜戒

之是歲高州總管馮盎入朝未幾羅賓諸洞獠反

賓州

漢端溪縣地隋為瀧州懷德縣武德四年置南扶州貞觀六年更名賓州取州界有羅賓洞為名朝直遠翻幾

居直翻獠

敕盎帥部落二萬為諸軍前鋒

帥讀曰率

獠數萬

唐皓翻

人屯據險要諸軍不得進盎持弩謂左右曰盡吾此矢

足知勝負矣連發七矢中七人

中竹仲翻

獠皆走因縱兵乘

之斬首千餘級上美其功前後賞賜不可勝數

勝音升

盎

所居地方二千里奴婢萬餘人珍貨充積然為治勤明

所部愛之

治直  
吏翻

新羅王真平卒

卒子  
恤翻

無嗣國人立其

女善德為王

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三